

年

卷

期

第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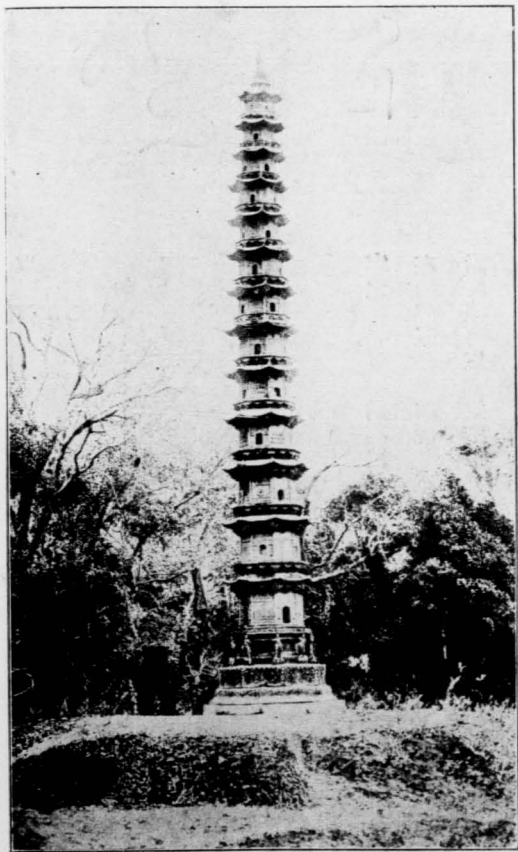
11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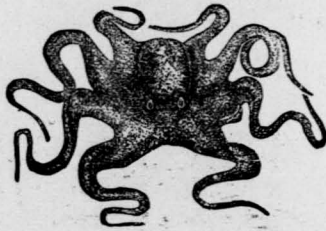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十 一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這一個怪魚叫什麼名字？



▽世間的事物無窮，而我們的知識有限；所以我們為滿足求知的欲望，必不可不備一部包羅萬有的參考書——就是字典。而在專門研究英文的人們，尤不可不備一本英漢字典。

▽研究英文的諸君呀！你們不是時時都需要一本極詳備，極精確，而極新穎的英漢字典麼？

如今……

商務印書館 新印了一種

英漢雙解 **韋氏大學字典**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其內

容之精美，可稱為英漢字書中的大王（這是時報的評語），約在明年五月出版。現在正售預約。

諸君很可以乘這機會訂購了！

(預約簡章)

全書一千七百餘頁 精裝一冊 實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七元 兩次分交 每次九元 十二年
陽歷三月底截止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日 錄 第 十 一 期

輕重……………卓 呆

矮人演說(社交遊戲)

戀愛與義務……………羅琛女士

醫生……………靜軒主人

日本相法

迷夢初醒……………雲

一篇無題目的故事……………靜影女士

李三娘

情天補恨錄……………林琴南

諸葛武侯逸事

頭等國民……………吟 秋

畫謎求題

貧賤夫妻……………汪芸馨女士

復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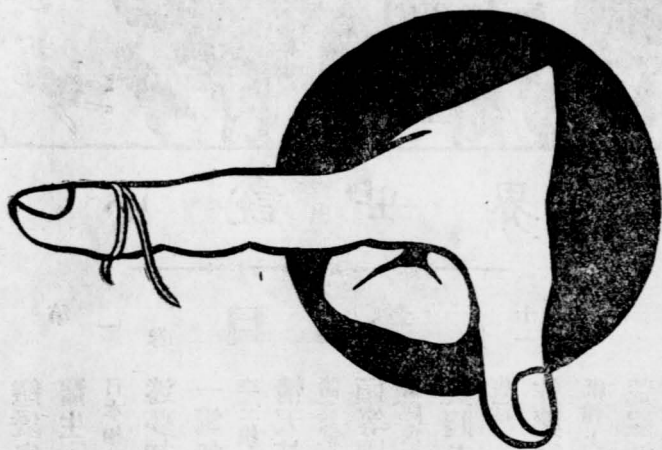
炸藥案……………癡 靈

紙輪上板

荒服鴻飛記……………天 游

中國小說考源……………胡寄塵

本期附贈民衆
文學一小本如
本期中無有此
書祈立向定書
櫃索取



繫繩於指。使勿忘儲蓄之利益。自今日起。即立志開始儲蓄。並願在中國最有信用之儲蓄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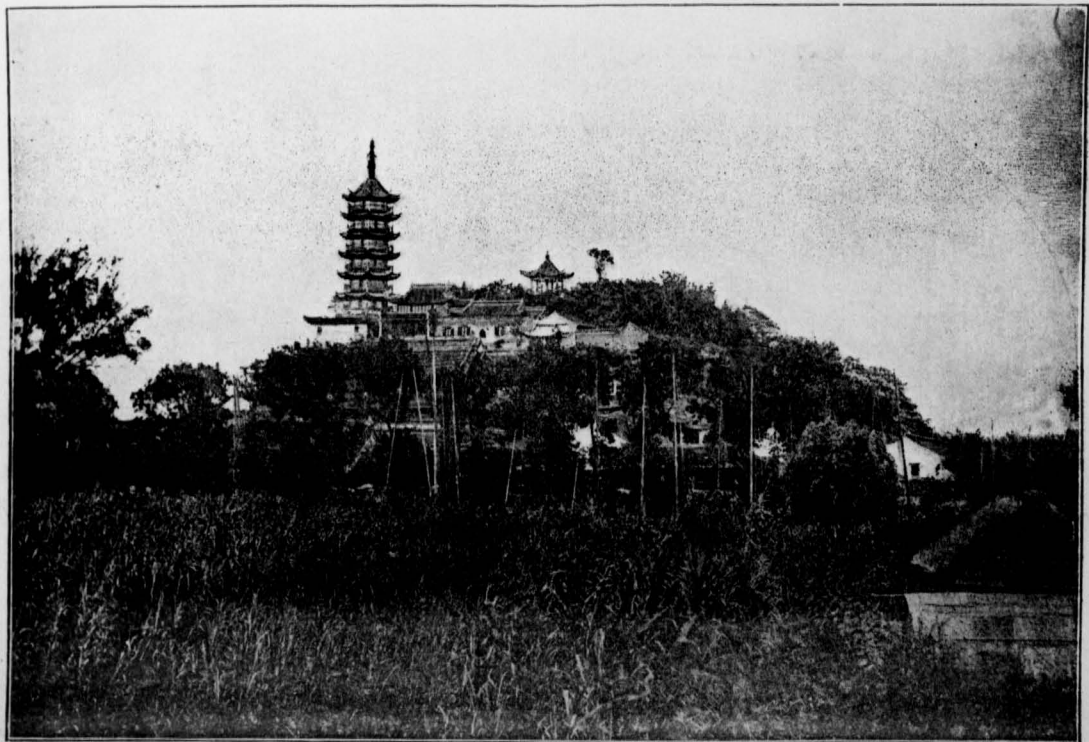
東方儲蓄銀公司

內儲蓄。希望既大。利益又厚。且還本亦獨多。請查閱章程。
(函索即寄) 即能洞悉一切優點也。

▼ 總公司上海北蘇州路二號 ▲

東方儲蓄銀公司啟

▼ 電話總寫字間北二〇五二 ▲



(江鎮)

寺山金



友 之 愛 親
作 司 布 雙 國 德

經 營 商 業 的 南 針

增廣商人寶鑑

特價陽曆四月底
截止請勿失機會

▲較從前內容幾增一倍

一册定價 元六角
特價 一元

本書出版以來頗適需要重版數次旋將內容大加增改排印稍難各地紛紛採購無以為應今已出版並訂特價廉售內容分十二編

- (一) 商業經營法
- (二) 實用廣告術
- (三) 商業習慣法
- (四) 商律
- (五) 商業尺牘
- (六) 商業文件程式
- (七) 度量衡
- (八) 貨幣
- (九) 交通
- (十) 稅則
- (十一) 銀行
- (十二) 保險

凡商業上組織經營管理諸大端之常識無不應有盡有并附有背景及廣告圖案若干幅以備仿用誠經營商業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謹啓

母患咳嗽妻患婦科疾病均由

黃景清先生之令堂及夫人與之玉照



韋廉士紅色補丸得獲治愈也

家庭之間雖以和藹為貴而要以均能保其康健為第一美善
 此係前江西安義縣署第二科黃景清先生之來書均也按
 黃君現就龍安縣署科員其來書云家母生余兄弟三人均以
 自乳哺撫我鞠我勞瘁可知且又主持家計辛勞備嘗晚年不
 來遂致體多疾病頭目暈眩咳嗽不休加以四肢麻木飲食不
 思而余妻亦以體弱諸病叢生兩兒產後失調遂致月信不
 面黃膚瘦耳鳴腦痛諸病連育兩兒產後失調遂致月信不
 鑄之病我生涯與妻呻
 中即見吾母與妻呻
 吟床榻良友家庭樂趣毫
 無及後醫生紅萬君告
 以貴醫生之紅萬君告
 九乃急購二打服兩周
 與妻同見功體效連服
 數後精神之體效連服
 徐打精神之體效連服
 止量增進膚色滋潤
 胃量增進膚色滋潤
 照我痛楚家庭得享
 使樂之幸福家庭得享
 康樂之幸福家庭得享
 大醫生紅補丸是所
 賜也撫今追昔深感
 已歷三十餘年之久
 之聖藥其功效無窮
 售或直向一元五角
 中國大洋一元五角
 一切內容甚為豐富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
 地址原班郵送可也



奉送男女衛生小書

大德特肅寸誠聊表謝悃天下馳名行世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補血健腦
 之聖藥其功效無窮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
 售或直向一元五角每六十瓶八元郵力在內
 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十瓶八元郵力在內

小 69 (1)



輕重

卓 呆

到B公司去訪人的人。走進門去。必定瞧見一個口啣旱煙管。一手攔在小桌上的那個看門人的。此人年約五十二三歲。頭髮帶黃而不很烏黑。臉上有一種特徵。深窪的眼睛。看起人來。眼梢一定皺着。這副神氣。就可以覺得他是一個很老實的老人了。此人叫做田阿仁。

說了他老實。或者阿仁從小那種率直剛愎的脾氣。立刻就要憤怒也說不定的。他每天管着許多公司員的帽子洋傘等物。引導引導訪問客。差差他到外面去。他一無過失的勞動着。實在是很辛苦的了。然而阿仁一點也不覺不平。這勞苦的差使。他連充了十幾年。他覺得再快樂也沒有了。他住居在離公司十幾里路的一間破屋中。每天早晨。電車也不乘。徒步趕來。一日不到四角錢的工資和

飯錢。他買些大餅吃吃。吃完了連桌上的餅屑也捨不得措去。他雖在這種身分。他絲毫也沒有什麼不滿足。萬一他心裏生了一些不滿之意。阿仁就以爲這種念頭很不好。一定要被天雷打死的。立刻要把他消滅。阿仁常常皺着眼角說。總理先生真看得起我。這一句話。他對公司內許多公司員。已經在每一個人面前。反復過好幾次了。不過天天來訪問的人。却沒有聽過這句話的還不少。凡是要在門口略等片刻的時候。阿仁一定說道。我在半年前。是在廠裏的。後來被總理先生挑選出來。換到這裏來了。與工廠方面一比。似乎這裏出入的人不多。其實是真不容易。所以總理先生很看得起我。把我永遠留在此地了。阿仁這麼說完。啣了那旱煙管。用力一呼。兩頰微凹。并且

有咬的一聲。他臉上堆滿着的，是得意、滿足、感謝等顏色。有一天，那尙不到三十歲光景的年輕總理先生，到了公司中，他換了一雙拖鞋，將皮鞋叫阿仁去刷刷灰塵。阿仁答應了，擎着一雙皮鞋出來，他竟覺得是一種無上之光榮。他把特別提拔自己的總理先生——只有他自己一個人以為如此——的皮鞋，好好放在他桌上。雖是關照，他只消刷去些灰塵。他總覺得單單拭去灰塵，似乎還不能表示我的心。於是精精細細足足擦了兩點鐘左右，擦得亮晶晶。皮上照得出他自己那黃色的臉面來了。把他擦好之後，恰巧有人差他出去。就在左近買一包香烟。他買了香烟回來時，總理先生已經要回去了。立在那裏等候皮鞋。阿仁慌忙說道：皮鞋已經擦得很亮了。他好像預備着總理先生必有讚他的話。他到旁邊那放帽子洋傘雨衣等物的一間小室中去看時，不料心頭突然一跳。方纔擎進來時的確是好好一雙皮鞋。現在怎麼只有一隻了。總理先生有些心焦。在外面叫道：怎麼樣了。阿仁青着

臉答道：剛纔擦好了。我清清楚楚放在此地的……他說時，再在各人放那帽子洋傘雨衣等處亂尋。連三四星期前留在此地的東西，也把他翻過身來，觀看有沒有遮掩那一隻皮鞋。然而無論如何，總理先生的那一隻皮鞋，還是找不到。阿仁顫顫的說：不會不見的啊……我記得很清楚……是放在這裏的。阿仁到這時候，已沒有地方可以再尋了。那年輕的總理先生苦笑着道：怕是被犬啣去了。沒有法子咧。你須當心纔是啊。說完，他也只得穿着拖鞋。上摩托車去了。阿仁已把天天去呼喊那開車人的一件唯一公事也忘掉了。呆呆立在那裏，口中喃喃的說：我怎麼粗心到如此。那裏對得起人呢。

阿仁自己已經不明白要怎麼樣纔好。今日以前一向很快樂的世界，此刻忽而黑暗了。這一天傍晚，他失神似的悄然回家。家裏的人很奇怪，問他，他也不說什麼。口中只是獨語道：對不起人。他連夜飯也沒吃。第二天早晨，家中人起來看時，他已經吊死在樑上了。

社交 遊戲 矮人演說

親戚朋友們到我們家裏來玩，我們可是要想個法子叫他們快樂發笑咧。兩個頑皮的弟兄就商量想了一個法子；叫做矮人演說。



簾幕一開，我們就看見桌上站着一個矮人，只有兩尺來長。衆人希奇得很。照他的樣兒，非常發笑。一聽他說話

小說世界 矮人演說

的聲音，和他手指腳畫的樣兒，更笑得不亦樂乎。

原來老二裝了一副假臉；戴上一頂禮帽，披了一件大衣。老大就伸出兩隻手來，躲在老二身後（見圖）天上海



下，亂扯一陣，引得大家一個個嘴都笑歪了。演說的時候，可以唱歌，可以說各種令人發笑的話。

「摩爾強」商標
美國蕃茄醬沙定魚



本牌之沙
定魚選擇
極精且係
用最合衛
生之方法
製成故能
名馳遠近
喜食者幸
嘗試焉
上海公利
洋行經售

新到
奧國
上等
肥皂



鐵錨牌洗衣條皂向歸
敝行經理其質地之優
美久已遐邇馳名
今又有新到數
百箱如蒙
賜顧祈向
敝行接洽
可也
公利
洋行
謹啓



長篇名著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蔡子民先生敍曰

羅琛女士，原籍波蘭，長學法國，兼通英德俄諸國語，及世界語；工文學，近以

新著漢文小說「戀愛與義務」見示，受而讀之，心神爲之一振。云云……

第六章

自從祖義死後，乃凡的第二步，就是伊和女兒的衣食；以後須伊自己設法了；起初，各隣舍都很接濟伊；但過了幾天，窮隣舍亦有點力與心遠；伊東拉西借的，度了幾時；將贖下的幾件心愛物品，也都賣出；但不久也就借貸無門，典賣皆空了；打算求救，求誰呢？伊的父親，那時已死；各姨太太，走的走，散的散；不走散的亦已在窶鄉，隣居勸

伊，到西洋人家裏去當老媽子；洋人家裏的工錢是大的；伊又好潔淨；最合適不過；拉車的陳老娘，應許替他照料孩子；伊仔細一想，也只有這條生路；伊低頭怕羞，急忙跑到薦人行內報名；指明要西洋人家；過了兩天，伊果然到一個德國富商家裏做僕人；這個德國商人，非常粗暴，一點小事，就彷彿要打；伊很看不起他；因爲伊從前景况好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虐待下人；德商的婦人却很和氣；



低頭怕羞

待伊很優；永遠是和聲平氣的告訴伊應做的事；伊看這個女僕，不像窮

人家女子；其中必有情節；常想探探乃凡的口氣；但乃凡總是不多說話，不露一點真情。

乃凡慢慢的，也能說兩句英語；主僕的感情也日漸融洽；外國人家的工錢的確比中國人家給的多；但是所要求的，也比本國人繁雜；乃凡每星期有一天休假；可以回家看伊的平兒；平兒一天比一天黃瘦；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了；乃凡看了，心裏十分懊悔；這小孩是伊在世上唯一的活寶；伊所以苟延於世，也就是為這個愛女；如今交把別人由人家糟蹋，那能不悔呢。

一瞥眼，幾個月過去了；有一天，陳老娘打發人到德商家裏，叫乃凡說平兒病的很重；伊立刻辭掉位置；飛奔回家；在路上，伊不住的發誓；說此後再也不離開伊的女

兒了；伊到家，平兒正說謔語；伊說：「還是爸爸好；每天總回來看我；娘不管我了；讓我跟着他們；晚上都不來看我。」平兒忽看見乃凡，便說道：「娘啊！你尋爸爸去；他怎麼還不回來。」

乃凡立刻去請了一個醫生來診治；自己日夜不閉眼的看守着伊；過了幾天，所有的積蓄，已全行告罄；平兒仍是謔語不絕；不住的說：「娘！你不要看着我，任我死罷。」乃凡便如瘋子一般，闖出門去；一直跑到法大馬路，糊裏



立刻把一拉住

糊塗，走進了一家珠寶店，要鑄子，夥計拿了許多出來，給伊看；伊乘夥計不留神，偷

了一個；推說全不合適；過天再來買；就出來了；伊打算到別的金店，將錫子換錢，請醫生買藥；但是珠寶店的人，早已覺察，追了出來；口裏不住的叫捉賊；立在四叉路的巡警，立刻一把將乃凡抓住；橫拖直拉的，將伊抓了過來；一邊罵着；一邊拳打腳踢；一直將伊帶到珠寶店裏；將錫子搜出；巡警還要帶到警察局去；那時，行人早已攏了過來；圍得風雨不透；人衆中，有一個穿的很華麗的婦人；看了乃凡半天；向主人說了許多好話；並答應補貼點錢；店主看伊是個闊人，便希圖下次的買賣；答應不追究；警士遂答應不帶去；行人亦漸漸的散去；那婦人掏出一張十元的鈔票，偷偷塞在乃凡手內；並囑咐伊，明天到四馬路張宅去看伊。

原來這張太太是乃凡的一個舊同學；伊常聽說乃凡的境况不好；但沒想伊會到這個地步。

乃凡拿了十元鈔票，真是感激到十分；急急買了些應用的東西；趕回家中；方纔挨的拳腳，還是隱隱作痛。

第二天，平兒的病，忽然大減；乃凡的快活，自不必言。第二件最要緊的事，就是去看舊同學劉蘭；就是這位張太太昨天若沒有伊，不知道要怎樣了；乃凡心中，不但感謝，並有一種希望；伊拿出一套尙未賣去的衣服，換在身上；從小鏡子裏，照了一照；不覺淚如雨下。

伊怎樣和劉蘭差得如此之遠；同是一個學堂的學生，自己差不多變成老婦了；那同學正是丰采奕奕，生趣日增；回想從前，伊的學問亦差的多；年歲亦大；誰知道竟至於此……

張太太昨天會同伊說，趁伊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去看伊；那一定因為張先生知道伊的事，不願劉蘭和伊見面。

伊到了張公館，張太太請伊到小客廳坐下；張太太穿的，是最時髦的衣服；神氣益發顯得光彩；乃凡本想將自己苦况，痛痛快快的述說一番；消消心中積鬱；那知這位舊同學，專喜歡談伊自己；旁人若一談自己，伊便怫然

不樂；竭力設法攔阻；那一天，不容乃凡談一句話；伊滔滔不絕，誇耀伊的富足；乃凡一看伊的裝束，不用伊說，早就知道了；耳上帶了兩顆黃豆大的鑽石，頸上一掛珠串，都是用極精圓的真珠串成；指上既有寶石指環，又有鑽石指環；又有翡翠指環，差不多帶不下了；髮上插的，也是精圓真珠紮成的珠花；大概張太太，儘其所有一齊帶上



東裝的伊看一

面前誇耀。伊告訴乃凡，一天要換幾件衣服；一天要用多

了。婦人的脾氣，通常是喜歡旁人羨伊；旁人嫉妬伊；劉蘭這種脾氣，比他人更甚；舊同學窮到這個樣子，伊還要在伊

少錢，每天有幾樣一定不可少的排場；乃凡不由得用話點破伊；說伊的丈夫，職位並不十分高顯；那裏來的這許多錢供給伊；劉蘭哈哈笑了起來；說：「這樣看來，你真不明白現在社會的情形；目前在上等社會裏做人，何必用你自己丈夫，替你置東西呢？」說到這裏，便低下聲來說：「有許多想吃天鵝肉的人，自然來幫助你，替你設法啊！如要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適意，總須知道利用這種人。」乃凡雖是由上等社會逃出來的人，但是從沒有聽見這種談吐；不覺滿臉飛紅；伊現在受各種的困苦；經萬人的侮辱；不過是心愛一個人；走差了一步路；比這劉蘭一世只有造謠，却又高明多了。

劉蘭說：「你知道我們怎樣度日嗎？每日十二點起來；午後二點到街上走一轉；看見差不多的人，便同他打招呼；牽拉了作朋友；晚上也便請他吃飯打牌；婦人總是贏的；從此你只須伸手等着，就是了；各樣的貴重禮物，不斷的有人送來；我們女子方面的惟一供獻，就是裝束好

好的，不要十分拒絕他們。

乃凡已大明白了；遂插嘴說道：「但是你的丈夫怎

麼……」

劉蘭說：「我丈夫好像不知道；但我想他，不至於那樣糊塗；他大概是假裝不知；因為他從沒有給我買過珠寶；我的珠寶可成堆；他每月掙的，可夠他輸；家裏的用品，可一毫不見拮据；他不管我幹什麼；我也沒有工夫打聽他的事；我講一樁笑話給你聽；「有一天，我同幾個男朋友，在一品香西菜館晚餐；他亦同了一個婦人在那裏請客；我們頭對頭的，打了一個照面；你猜怎樣？他不慌不忙的，將他的朋友介紹給我。」

乃凡聽了，驚訝到萬分；劉蘭一看，便明白伊是純粹門外漢；遂接說：「這是現在最通行的生活；聽說西洋的風俗，都是這樣的；我看你現在境况如此不佳；倒很可以照方服一帖看；你年歲也不大……」乃凡不容伊說完，便推說尚有別事；立刻告辭出來了。

走到外面，痛痛快快的吸了一陣新鮮空氣；方纔這位老同學的論調，真是聞所未聞；伊用手揩了揩眼；彷彿做了一夢；自問道：「這種半妓的生涯，如今竟美其名曰通行的新生活嗎？」

乃凡一向沒有在個中生活；所以不知道裏面的惡空氣；伊情願多作二倍工；多費二倍心；贍養母女兩人；盡伊為母的責任；至於這種事，是萬不能做的；吃苦受氣；伊倒樂為；伊原有一筆冤孽債，須拿煩惱辛苦來償還的；伊常想到愛夫的病死，愛夫父親的悶死，愛夫母親的苟延殘喘，都是一人造成的；所以寧可受盡氣，喫盡苦；以贖這些大罪惡；不貪那卑污的榮華富貴。

伊懶洋洋的，一步一步挨到家內；平兒看見了娘，便高興了什麼似的；又笑又說；彷彿已一點病多沒有了；伊娘又給伊，買了幾樣餅乾水果；伊好幾個月沒有喫過了。乃凡一喜一憂；喜的是平兒脫險；從此可以母女相依；憂的是箱內積錢無多，暫時雖可以敷衍幾日，過了這

幾日又怎樣呢？

伊接連出去跑了幾天，也尋不出一個事；因為伊再不肯離開孩子；必須能拿到家裏來做的事，方合適；故此難尋；有一天，手中只贖了三角大洋；事體還是沒有；伊買了一張報紙；看看或有什麼機會；果然夾縫裏面，登有一條短小廣告；是招收紮花女工的；可以拿回家裏。第二天一早，不過六點鐘；可憐的乃凡，已在花店門口待候；天還是下着小雨；伊一直等了二個鐘頭；門纔開了；乃凡急忙闖了進去；彷彿怕有人和伊爭競；那一天，乃凡拿到了一大捆的花；雖說是微薄工費的苦事，但是可以不離開平兒了；所以伊很滿意。

每天省喫省穿，日夜趕做；不久，伊竟能存餘下幾個錢；竟能替平兒做身衣服；打發伊上學。

平兒很肯用功；在校裏，沒有一個教員不誇贊伊；相貌又出落得鮮花一般；真不愧是眞愛情結合所得的果子；乃凡看了，不必說心裏十分快活；於是想將自己的經

驗，都灌入平兒的腦內；平兒每日回家，伊必打聽所交的朋友；所親近的同學；伊愛的是那幾個，憎惡的是那幾個；事無大小，一樣不漏，俱要問到；以便隨時指導；免得將來同自己一樣，陷入萬丈深坑；乃凡自己常說：「若使我有個好母親，隨時指導我，我或者不致弄到今日這樣。」

這可憐的乃凡，整日整夜的做花；惟一目的，就是平兒將來安享幸福，不同自己一樣；伊在開柴鋪的人家，租了一間小房；剛剛放得下一張床，一張桌；角兒裏勉強擠下一個小爐；也燒飯，也取暖；還有一個衣箱，收藏衣裳；除此更沒有別的家具。自從平兒進了學校，伊更加倍的辛



除此更沒有別的家具

苦；又要預備將來升入高等校時候的學費，又想替平兒做幾身好衣服。

(待續)

醫生

I. S. Turgener

靜軒主人

秋季有一天，我從國內極遠的

地方回來；在路上受了風寒，就病了。

幸虧那寒熱交作的時候，我正歇在

一個城內的客店中。我叫差人去請

城中的醫生。過了一個半小時，城中

的醫生才來了。他很瘦，頭髮很黑，中

等身材。他開了一個平常的藥方，又

吩咐須買一張芥末膏藥，貼上。他袖

了我一張五盧布的支票，照例的乾

咳幾聲，就預備回去。後來又坐着，不

知不覺的傾談起來了。我燒得狠利

害；知道這一晚必定睡不安神，所以

很喜歡同他談話。上了茶，我的醫生

就順嘴的談起來了。他是一個很敏

感的人，也現着極有能力，極談諧。世

界上希奇的事很多：你同着一些人

住的很久，也同他們極相得，或者你

決不在他們面前說一句知心的話。

另外同一個人，還不大相識，或者你

竟肯把你的心腹向他——或是他

向你——一齊頃吐出來；好像數述

你心裏的鬱怨一樣。我不知道我的

新朋友，怎麼如此信任我。我也沒去

挑撥他，他竟肯把一件新奇的故事，

說了出來。我暫把他所說的，一一說

給聰明的讀者諸君聽。以下都是照

他的口氣說的：

「你不認識，——他的聲音

微弱發抖，（這都是嗅了比利佐夫

生真煙的效果，）配夫露基希，你不

認識這裏的裁判長麼……你不認

識他麼……這個不問，都是一樣的。

」（他咳了兩聲，清清嗓子，擦擦眼睛。

）你曉得麼？這件事真真實實的說

起來，是在倫佛遇見的。那時候剛是

融雪的天氣。那天我正坐在家中，

——裁判長的家——玩一種紙牌。裁

判長是個好人，最喜歡玩這個遊戲。

忽然之間，（醫生說話最喜歡用「忽

然」兩個字，）他們告訴我，有一個

僕人來找我。我道：「他找我做什麼？」

他們道：「他拿一封信，——定規是

個病人寫的。」我道：「把信拿給我看看。」果然是個病人寫的——好得很，——你知道麼？——這是我們的飯碗。——這件事是如此的一個婦人，是個寡婦，伊寫給我的。伊寫的是：「我的女兒，快要死了。看天老爺的面情，快點來！」伊道：「我已經替你預備了馬……」那麼，却是很好。但伊離我那裏有六十餘哩路。夜深了出門，路又不大好。我的天哪！伊又很窮。頂多只可以得着伊兩個銀盧。恐怕連這些也難得到手。弄得不好，恐怕還只跑一趟白路，吃一頓麥米飯呢？雖是如此，你曉得，職分是很要緊的一個人快要死了！我立刻把玩的牌交給伽羅漢；他是一個省會中的

人。我立刻就回家。我瞧着階級下面，有一輛破車，兩匹農夫的馬，拉着馬肥的很，——太肥了，——他們的毛多得很。車夫坐在上面，脫帽行禮。我自己想道：「朋友，這是明白的，這個病人定規不是富人。」……你笑嗎？我老實對你說，像我這樣的窮人，什麼事情也要想到呢。……若是趕馬的人，坐在那裏，像個皇帝一樣，不脫他的帽子，並且偷着笑你，刷他們馬鞭，——那麼樣，靠得住至少也有六盧布到手。但是這回的事，我瞧光景有些不對。雖然如此，我也打不出別的主義。職分比什麼還要緊。我收拾了幾樣應用的藥品，立刻就動了身。你相信這件事麼？這條路極不好走；

又是水，又是雪，又有溝道，擋水的堤又壞了。——這件事最討厭！雖然如此，終久走到了一個小小的房子前。房子窗口上，有一個燈；那是顯着他們盼望我來的意思。我進去，就撞見一個老而可敬的婦人，戴着一頂帽子。伊道：「救伊罷，伊快死了！」我道：「請你不要這等煩惱，——病人在那裏呢？」這裏來罷。」我瞧見一個很乾淨的小屋子，屋角裏有一盞燈，床上睡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姐，昏迷不醒。伊熱得很利害，呼吸很重，——這是熱病。另外有兩個小姐，是伊的姊妹，害怕得很，在那裏流淚。他們告訴我道：「昨天伊還很好，吃的也很多。今天早晨，就說頭痛。今天晚上，

忽然，你瞧，就到了這個地步。」我又說道：「請你們不必煩惱。」你曉得，這是醫生的職分。——我走到伊身邊去，告訴他們，貼上了一塊芥末膏藥，調了一劑別的藥。在那個當兒，我瞧着伊；我瞧着伊，你知道？——那裏上帝曉得！我從來沒有見這種美麗的面孔！——伊是一個美人就是了！我可憐伊，幾乎身體發抖。如此一個可愛的人，如此的一雙眼睛……但是，感謝上帝，伊清鬆了一些兒。伊出了一點汗，好像有了一點清醒的樣兒。伊四面瞧了，用手在臉上拂了一下……伊的姊妹，俯身去瞧伊。他們問道：「你覺得怎樣了？」伊道：「還不怎樣。」說着，就轉過頭去了。我去

瞧伊，見伊已經沈沈的睡熟了。我道：「還好，現在這個病人可以無須人坐守了。」所以我們都踏着腳，走了出來。只有一個侍女留在那裏，恐怕伊有什麼呼喚。會客室中，棹子上面，有一個茶壺和一瓶酒。這是我們這種執業的人，所不可少的東西。他們給了我茶吃，請我在那裏過一夜……我應承了。真的，這樣夜深了，你叫我到那裏去呢？老婦人總是哼聲嘆氣。我道：「爲什麼事呢，伊快要痊愈的，不要自己煩惱罷。頂好你自己去休息一會兒，此時已經兩下多鐘了。」但是若是有什麼事，你肯叫人去喊我麼？」可以，可以。」老婦人去了，小姐們也到他們的房裏去了。他們

在客廳內，爲我預備了一個牀。我於是上床去睡。——但是奇怪得很，總睡不熟。其實我很疲倦。我腦筋中，總是念着病人，到底睡不住；於是忽然爬了起來，自己想到：「我不如去瞧瞧病人罷。」伊的房子，就在客廳間壁。我起來了，輕輕的開開那個門。——心跳得如何利害啊！我向裏邊瞧着，見那個女侍已經睡熟了。伊的嘴張得很大，打着鼾，可憐的人！病人的臉，朝外睡着。兩隻手散開了，可憐的女子！我走到伊床前去……伊忽然睜開眼睛，對着我瞧！「這是誰？這是誰？」我弄的手足不知所措。我道：「小姐，不要害怕，我是醫生，特爲替你瞧病來的。」你是醫生麼？」是我

是醫生。你母親從城裏請了我來。小姐，我們已經替你治過了，現在請你好生睡罷。上帝保佑，過一兩天我們就可以使你痊愈！唉，醫生，是啊，莫要我死……求你，求你！「你

怎麼說這話呢？上帝祝福你！」我自己

想着恐怕伊又發了燒。我拿了伊的脈。是的，伊已經發了燒。伊瞧了我，

拉住我的手：「我要告訴你，我怎麼

怕死。我要告訴你……現在只有我

們兩個人，請你不要……不要對一

人……請聽……」我俯了下去，伊

的嘴唇挨着我的耳朵，頭髮擦着我

的臉——我的頭轉動了幾下——

伊如是唧唧噥噥的說起來了……

伊說了又說，說的很快，好像不是俄

羅斯話似的。後來伊說完了，頭就軟貼在枕頭上，微微發抖。伊用手指打着手式，警戒我：「醫生，記着，不要對一個人說！」我撫息伊，給喝了一點藥，又喊醒了女侍，就出了房。」

醫生說到這裏，狠命的嗅了幾下鼻煙。過了一會兒，好像這煙壯了他的力量似的。

他接着說道：「雖是如此，到了

第二天，病人並不見好些。這真出乎

我意料之外。我想了又想，忽然決定

再在那裏耽擱一天。也不管其餘的

病人怎樣……你知道，這也是出於

不得已。到了這一步的人，纔知道這

個道理。第一，病人很危險。第二，老實

說，我覺得伊委實有些吸力。除此以

外，我也很喜歡他們家裏的人；同他們很合得來。雖然他們現着很窮苦，但是我敢說他們受過了很好的教育……他們的父親，是個讀書的人。一個文學家，他死了，自然是被窮苦

所困。但是他在未死之前，他給了他的孩子們很好的教育。他遺留了許多書。我敢說，恐怕或者是因為我細

心的替病人診治了，或是別的緣故，

他們家中的人，都待我好；好像把我

當了他們家中的一個人似的……

那個時候，道路比平常更壞；各種交

通都斷絕了，就是藥物也難得從城

裏買得來……病了的小姑娘，一點兒

也不見好……一天天的過了，一天

天的過了……但是……到這裏……

「……（醫生說到這裏，停了好大一會兒。）『我不知道怎樣說給你聽纔好。』……（他又開了些鼻煙，咳了幾聲，喝了一口茶。）」我也不要繞着灣子說，我的病人……我怎樣說法呢？……伊與我生了愛情！……或者，不是伊或者不是動了愛情……雖然如此……實在的，叫人怎麼說呢？」

（醫生低下頭，臉上發了紅。）不是的，實在是有了愛情！一個人總不要估量自己太高了。伊是一個受了教育的女子，又聰明，書又讀的好；我那時幾乎完全忘了我的拉丁文。『醫生說到這裏，四面望了一望，自己笑了。』至於外形呢，更是不敢自誇。但是因着上帝的大能，幸而我不是很

愚笨，更不至於黑白不分。我也還懂得一些兒世情，遇事也瞧得很透澈。譬如亞麗山珠安珠依弗納——這是伊的名字——雖然不敢說是愛了我；但是說起來，很有些感情的傾向。——或是因為尊敬我的緣故。——雖然，伊或者錯用了情。但是這都是伊對於我的態度。你可以自己判決這件事。』醫生連珠的說了這一大串，氣都沒有換一口，也現着很不安的樣子。他又接着說道：『但是我自己也覺得這件事很奇怪。——恐怕你有些兒不懂得……但是我要把這件事，從頭至尾，按着次序說給你聽。』

他喝了一杯茶，狼穆靜的說了

起來：

「自那以後，我的病人，愈病愈利害。唉，先生，你不是一個醫生，你不知道那可憐當場的人，心裏如何難過。尤其難過的，是他自己疑惑病魔戰勝他的時候。那個時候，他自己敢相信他自己嗎？你忽然自己變的很機警，真是形容不出來的靈敏。你到那時候，自己幻想着自己忘記了一切的事情；以為病人不相信你；其餘的人，瞧着你那種束手無策的樣兒，就用譏諷的語調，說明病徵；並且很疑心的瞧着你，交頭接耳的議論你……唉，真可怕啊！你想着這一種病，定規有這一種藥來治他，只要你有本事去尋出來，是不是呢？你試着！

「這一種的不是你幾乎等不到藥見功用的時候……你抓起這樣，又換那樣，有時候你拿起一本藥方來。

——你恐怕是這一種！有時候，上帝曉得，你隨意揀起一種，撞撞運氣……但是是一個人，立刻就要死了！恐怕別的醫生，還能救活他呢。你說：「我們應當打打商量，我不能穀擔這個責任。」這個時候，瞧着你是如何的蠢啊。有時候，你遇見了這種事，你覺着與你沒有什麼關係。一個人死了，——這不是你的錯處。你只已經照着例規待他。但是你若是想着別人誤信了你，後來瞧出你的沒本事來，這個時候，是如何的沈痛啊！安珠依弗娜的全家，也是這樣的誤信

了我。他們忘了那個病女子的危險。

我當那個時候，也告訴他們說那算不了一回事。但是這個時候，我的心却落到靴底上去了！且而更討厭的，就是那個時候的路太壞。車夫去買藥，要去一整天。我鎮日的不離病房；我也不能離開那裏。我講很多有味道的故事給伊聽。你曉得，我還同伊鬧着牌玩。我鎮夜的守護伊。老母親流淚的感激我。但是我自己想着道：「我不配受你的感激。」我老實對你說，——現在並沒有可隱瞞的事，——我實在愛我的病人。安珠依弗娜漸漸增了愛情。除了我以外，不許一個人在伊房裏。伊同我談話，問我一些事；問我在什麼地方讀的書怎樣

過日子，家裏有些什麼人，常去會什麼人。我覺着伊不應當多說話，但是又不能，——你曉得，我又不能勉強。

——禁止伊不說。有時候，我用手抱着頭，自己問道：「流氓，你做的什麼事呢？」……伊有時候握住我的手，注視我好一會兒，又轉過頭去，嘆息着說道：「你是如何的好啊！」伊的手，如同火一樣熱。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伊道：「是啊，你是善人，不像我們的鄰舍……：：：：決不，你決不像他們那樣……：：：：我怎麼這個時候才會見你呢！」我道：「安珠依弗娜，靜靜罷……：：：：請你信我，我覺得我不知道怎生到了這個地步……：：：：但是靜靜你自己罷……：：：：事情都很好，不久

你就會痊愈。」醫生說到這裏，身體灣上前來，睜起眼睛接着說道：「現在我要告訴你，他們同那些鄰舍，沒有什麼往來；因為下等的人，他們又不屑去交接，有錢的人，又避忌他們。我告訴你，他們是一個獨自生活的家庭。故此他們很歡迎我。我只吃我手裏的藥。……可憐的女子，要我扶伊，伊才肯坐起來。定睛的瞧我，……我的心都碎了！那個時候，伊的病勢越變越利害了。一次次，越變越利害。我想着伊一定會死；一定不久人世。我恨不得先鑽到墳墓裏面去，伊的母親和姊妹們都圍着我，瞧我，……他們的信仰心漸漸消了。」伊怎樣了？「哦，還好，還好。」真的，還好的。

心都落了。有一天晚上，又是我獨自一個人坐在伊旁邊，女侍也在那裏，只不過鼾聲很大。我也不能怪伊，因為伊也太疲倦了些兒。安珠依弗娜夜裏尤其難過；燒得很利害，到了半夜，伊還燥煩得很。後來好像睡熟了似的。唉，伊現在還睡着，沒有動呢！房角的神像面前，點着一盞燈。我坐在那裏，頭低着，也有些兒打盹。忽然之間，好像有一個人撥了我一下似的，我伸頭一望，……唉，上帝，上帝！安珠依弗娜睜着眼睛瞧我，……伊的嘴唇張着，兩頰如同火燒似的。「怎麼樣了？醫生，我要死了麼？」慈悲的上帝！「不啊，醫生，不啊，不要再說我還能活，……不要這樣說了。……若

是你曉得了，……聽着罷！看上帝的面情，請你告訴我真話。」伊的呼吸變快了，「若是我一定會死，……我就把所有的事都說給你聽。——所有的事！安珠依弗娜，我求你！請聽，我並沒有睡熟。……我看了你好一會兒。……上帝知道。……我深信你你是一個好人，一個誠實人。我瞧你是世上一個聖潔的人。——請你告訴我一句實話！若是你曉得這件事於我如何的重要，……醫生，看上帝的面情，告訴我罷！……很危險麼？」安珠依弗娜，我怎麼能說呢，求你！「我求你看上帝的面情！」我道：「安珠依弗娜，我不能再瞞你，你的光景實在危險！但是上帝是很慈悲

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啊！」伊此時到覺得很稱心似的，臉上忽然變亮了，我倒很不安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一點也不怕死。」伊忽然坐了起來，靠著我的手肘。「現在……是的，現在我告訴你，我澈底的感激你……你又好，又和氣——我愛你！我呆呆的瞧着伊。你曉得，這很令我害怕。「你聽見了嗎，我愛你！」

「安珠依弗娜，我怎麼配得——不，你沒有，——你沒有知道我的心！」……伊忽然伸出手臂，摟住我的頭，親了吻……我差不多喊了出來……我不覺跪了下去，把頭埋在枕頭裏面。伊不說了，伊的手指兒撫着我的頭髮發抖。我聽見伊哭了。我於是安慰伊，告訴伊……我也忘了我那時說了些什麼。我對伊說道：「不要那個侍女驚醒了。安珠依弗娜，我感謝你……請你相信我……靜靜你自己罷。」伊道：「殺了，殺了，我不怕他們，讓他們醒，讓他們進來——這沒有什麼要緊，我快要死了，你看呢……你怕什麼呢？你爲什麼怕呢？伸起頭來……或者你不愛我，或者我弄錯了……若是那樣，就請你饒恕我。」安珠依弗娜，你說的什麼呢……安珠依弗娜，我實在愛你！」伊直直的瞧着我的眼睛，手臂伸開了。「那麼，你來抱我。」我實在告訴你，我不知道我那晚上怎樣是幾乎沒有發狂呢。我覺着伊是自殺！我

覺得伊忘了形。我也知道，伊若不是知道快要死了，伊決不會看中我。真的，無論你以爲怎樣，一個人，二十歲沒有嘗過愛情的滋味，就去死，這是很難的。伊最不堪的，就是這件事。這也是伊瞧着絕了望，來捉住我的緣故。——你懂得嗎？伊摟住我，不放手。我道：「安珠依弗娜，憐我，也憐你自己！」伊道：「爲什麼？你想着什麼？你曉得我快死了。」……這句話伊說了又說……「我若是能甦，再活在世上，也同平常的女子一樣，我必定覺得害羞……自然害羞……但是現在却怕什麼。」誰說了你必死呢？「哦，住口，你不能再騙我，我也不知道怎麼說謊。——瞧你的臉！

「……安珠依弗娜你決不會死，我可以治好你的病。我們可以求你母親的祝福……我們可以結婚——我們一定快樂。」不，我已經聽見你說過了，我一定會死……你已經應許了我……你已經告訴了我。」

……這件事對於我極其殘忍——很有幾個緣故。有時候，不知不覺有些小事，好像不算什麼，但是裏面有很大的痛苦。伊問我叫什麼名字，不是姓，就是我的名字。我不幸叫做德利峯，真的，德利峯愛番利采他們家裏的人，都叫我醫生。雖是如此，但是沒有法子。我道：「小姐，我叫德利峯。」伊繃了眉，搖了頭，口裏喃喃的說了幾句法國話——唉，自然是不

如意的意思。——後來伊又笑了。——自然不如意。我同伊鎮夜都是如此，天未亮，我就出去了。覺着我發了狂似的。我再走到伊房裏去的時候，天已經亮了。吃過了早茶。好上帝呀，我幾乎不認識伊了！死在墳墓的人，比伊還要好一點。我平着我的心起誓，我實在不懂，——我完全不懂，——現在我也只經驗了這一次。過了三日三夜，伊還是如此的悠着——絲氣兒。唉，這些夜晚啊！伊對我說的話啊！到了末一晚，——你只想，——我坐在伊的旁邊，不住的禱告上帝；只求一件事。我求着道：「收伊去罷，快點，也同時把我帶去！」忽然之間，沒有料着，伊的母就進來了。前

一晚，我已經告訴了伊——指母親——說沒有什麼大盼望了。最好是去請一個牧師來。女子瞧見了伊的母親就說道：「你來得正好，你看我們，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彼此定了約！」醫生，伊說些什麼？伊說些什麼？我變了臉色，說道：「伊恐怕是發誓語；伊燒得利害。」但是伊忽然說道：「住口，住口，你剛才的話，與先前說的大不相同。你已經受了我的約指，你為什麼裝佯呢。我母親極忠厚，——伊會饒恕我們，——伊也懂得我們，——我就要死了……我也用不着說謊。伸過你的手來。」我跳了起來，跑到外邊去了。老婦人自然悟得了個中的秘密。

「雖然如此，我也不要多勞你的神。我自己呢，也覺得往事重提的痛苦。我的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上帝祝福伊的靈魂！」醫生嘆了一口氣，又接着道：「伊未死之前，伊叫伊家內的人都離開伊的房，只留我一人在那裏。」

「伊道：「請你饒恕我對於你的態度……我的病症……但是請你信我，我沒有愛一個別的人，是如

同愛你一樣……不要忘了我……

留着我的，約指作記念！」

醫生轉過頭去，我握着他的手。

他道：「唉，我們談點別的事罷，

再不然就闢小牌消遣。像我們這一

類的人，不應當如此激動情緒。我現

在惟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安頓我的

妻小，使他們不吵，不哭。你知道麼，自

從那以後，我結了法律上的婚姻……

……哦……我娶了一個商人的女兒。

——伊有七千盧布的粧奩。伊名叫

阿古靈納伊與德利峯過活的很好。

我老實說給你聽，伊是個壞脾氣的

婦人。幸喜伊終日總是在黑甜鄉裏

過日子……那麼，我們鬪牌麼？」

我們坐着鬪牌，半便士一注。德

利峯贏了我兩個半盧布，回去很遲。

但是很高興。

(完)

手相學

即觀察手形掌紋以判吉凶禍福之術。書中說明手相之原理方法。讀之可辨人之賢愚。邪正。

一册 定價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相法

(續前)

培

鼻部

鼻梁豐而凸者。爲最上相。鼻梁低者反之。

山根、或稱小鼻。卽鼻端。平或凹者。其人心狹而頑固。不合時宜。

鼻端之下豐而有肉者。富貴相。

年壽。卽鼻之正中。有鼻骨隆起者。其人必迫於貧乏。然終能發奮自振。

鼻骨低無鼻柱者。其家之倉庫必空虛。

鼻端漸呈青暗色者。死期迫矣。

鼻上有斑點黑子者。當患痔疾。

鼻端有橫紋者。夫婦離異。

鼻骨生紅筋者。有水火之災。宜留意。

鼻之中間有皺紋者。其人之精神必褊狹。事事與人反對。

以致終身落魄。切須矯正此種惡癖。

鼻孔圓而小者。性靈溫良。

鼻圓滿而有光者。現在雖窮。將來必有佳運。

口部

口紅潤而大厚者。爲最上相。

口小者。老來必窮。

口上反者。晚年多遭失敗。

口合時小。開時大。而唇紅者。富貴福壽相。

口小如剪者。窮相。

口角向上者。子孫繁昌且多福。

唇薄而色灰黑者。其人必短命而少福壽。

方口者。富貴而壽考。

口反者。必遭飲食之災。

女子口赤如丹者。有夫緣。

男子齒白唇紅者。妻子和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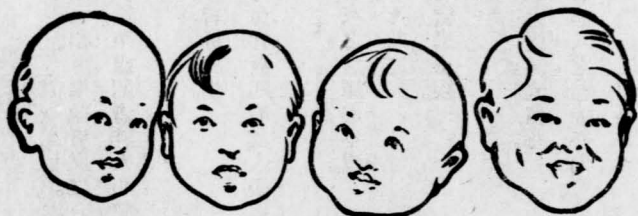
唇紅而口如縮囊者。有子難育。

口大面方者。做官享福相。

舌長如能舐鼻者。孤獨相。

(未完)

使 子 女 健 康
將 來 可 以 盡 孝 道



商標

各處大藥房出售

子女因服司各脫油而康健快樂
及成人必孝敬其父母

小孩咳嗽司各脫油可治之小孩瘦弱服之肥
壯如患軟骨症可使骨強不曲
多子者固快樂能使子女康健更快樂司各
脫乳白鱈魚肝油為著名補劑成人
與孩子服之身體強健五十年來成績昭著

司各脫油為
去弱祛病之
補品購時認
明漁夫
負魚商標

(五)

迷夢初醒

雲

有一天是星期日的下午，他們都聚集在公共閱報社。我接着也到社裏。但是人叢裏單單不見天天到社的林叔和我心裏很覺奇怪。

我們執着教務爲業的人，勞心本來是很重的。熱鬧的遊藝，差不多都不大喜歡。所以我們的閱報社，時常寂寞——的和禮拜堂一樣。門首倘不掛着閱報社的招牌，也許有人誤認作大學校的藏書樓。因爲我們的閱報社裏藏書是很富足的。

這時雖已有了七八個人，大半是在那裏檢閱書籍。祇有劉季生和谷桐倆面對着面。正在那裏談的出神。谷桐一邊談，一邊深深地吸淡巴菰。濃烟像霧般罩住他的面龐。談話的聲音也越說越響了。

我坐在窗口，離開他們倆本來很近。他們底談話聽得很清楚。但是他們所談的，都是不關緊要的話。所以我也沒留心去聽他。後來谷桐將烟管藏了起來。將椅子移前半步。睜着眼說道。

「劉季生，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新聞——也是很有關係的。——你喜歡聽麼？」谷桐說着。立等劉季生的答語。

劉季生很隨意的答道：「好。」

谷桐用眼向四面一望，又看了劉季生一眼，隨即說道：「這幾天你看見林叔和麼？」

「見的。」

「今天曾見過麼？」

「沒有。」

谷桐歇了一刻又問道。

「前兩天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他的。」

「大約是在這裏。」

「你見他有沒有和往常不同的神色麼——或是可疑的所在麼。」

「這倒不會留意。」

「你或許有覺到的地方麼。」

劉季生沉吟了一面道。

「他或者像有什麼心事一般。失了神似的。比往常活潑似乎懷了重憂一樣。」

谷桐又問道。

「他從前和你交情厚麼。」

「不過如此。」

「平日待你怎樣。」

「很客氣的。」

「你會開罪他過麼。」

「這話是什麼原由。」

「我想叔和一定對你有過異樣的情狀。」

「近幾天麼。」

「旬日之前。」

我自到了……他似乎有過不滿意於我的態度。」

「這話怎麼說的。」

「兩星期前我遇見他。我想和他說話。他反瞧了一眼。像不屑地便走開了。我就在這裏看出來。」

「你就在這裏看出來了麼。」谷桐說到這裏。冷笑了一聲。停止了。

劉季生問道。

「怎樣。」谷桐隨即應道。

「怎樣麼——不必談了——你知道他近兩天爲什麼不來。」

「不知道。」

谷桐道。「幸虧你今天沒有見他……我和你說了罷……」

……他已癡了。他變做一個瘋人了。」

劉季生很驚疑似的。我在旁邊聽了他倆許多話。也有些奇怪起來。劉季生道：「你莫開玩笑罷。林叔和不是好惹的。你講他的誑話——說他癡了。已變做瘋人了。——倘被他聽見。他真的裝起瘋來和你鬧。那時你可擔當不起呢。」

谷桐聽了他的話。也不與他爭辯。一手取出淡巴菰。裝上烟管。點着了吸了幾口。很嚴重的說道：

「老友你不信我的話麼。你還當我同他開玩笑麼。你真誤會了。往常我本是玩笑慣的。我的說話自然不好相信。但是今天可不是開玩笑呢。我的話是的確的。林叔和真癡了。真變做瘋人了。我可算知道他最詳的底細。你們誤認爲開玩笑。那我亦不再說了。」

谷桐說完了話。立了起來。仍舊去吸他底烟。他頭却不住的顫動。彷彿深爲悲歎似的。

谷桐的話。往常果然只可相信一半。但是天天到社裏的

林叔和。今天單單不見。這又是證實他的話是的確了。劉季生見他這樣。隨說道：

「谷桐。你快說罷。我信你的話了。這件事究竟怎樣呢。」

「你如真歡喜聽。我便說下去。」

「快請說罷。」

谷桐又吸了兩口烟。再將椅子移前一步。續說道：

「叔和的家。本來是在杭州。大概你一向也知道的。他在他的故鄉。從小愛上了一個女子。有了七八年了。他從師範畢業到這裏任職時。他底情人和他說。無論林叔和走到怎樣遠。他的心終忘不了他底。就是十年也忘不了他。林叔和回道。至多一兩年必回去。那時和伊完了婚。一同到上海來度蜜月。這些話。恐怕惟有我一個人知道。」

劉季生道：

「是。以後便如何。」

這時。我也聽得非常出神。巴不得谷桐快些說下去。谷桐又說道：

「叔和到了這裏。三天一封信。後來一個禮拜一封信。寄給伊。伊也照樣的回覆。到後來。叔和一個月四封信。伊祇有一封覆信。或是停兩三個月。答一封回信。說話淡淡的。和從前大不同了。再三四個月。竟音信杳然了。最後來了一封信。是旬日之前接到的。還附來一張證書。就是叔和當初訂婚時候的。說是奉還他。從此脫離關係。伊信裏說得很明白。很直爽。可是叔和讀了。只是淚珠滴濕襟袖而已。」

這時劉季生一眼瞧住谷桐的臉。神氣似乎很侷促的樣子。隨即說道。

「叔和得了伊的離婚書。他以後怎樣辦呢？」

「那也不用說了。他寸心一定片片碎了。可憐他竟自此發了瘋。變做一個瘋人了。」

劉季生這時很覺不安。且現出很可憐和叔的樣子。問道。「谷桐。你可知道這位女子。爲什麼這般迅速的離絕他呢。」

谷桐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冷笑道。「這也沒什麼希奇。婦女們的性情。最易變動。要如伊愛上了誰。誰便是伊的性命。有時比性命也許還值錢。一旦心思變更了。任是你投海自殺。在伊底前面。伊也不會動心。從前那位女子。不是愛叔和愛到極點麼。伊看作叔和比性命還值錢呢。但是伊離開叔和久了。伊底情愛便一天一天的淡薄下來。可巧這時杭州新來了一個人。和這位女子一見如故。伊愛他也像當初愛叔和一般。比伊自己性命還值錢。」

谷桐說到這裏。劉季生搶着問道。

「那麼。那位女子怎樣這般迅速就和叔和離婚呢？」

谷桐冷笑道。

「這也有個緣故。實在那位女子底新情人能博得伊底戀愛。所以他們倆才訂了婚約。那麼叔和當然沒分了。」說到這裏。谷桐又向劉季生深深地看了一眼。劉季生被他這一看。倒覺得不好意思。因爲不久他曾到杭州去過。新戀了一位女子。沒幾天便訂了婚約。定在下禮拜要結

婚哩。

谷桐繼續說道。

「劉季生。這真是奇事。聽說那位女子底情人。還是我們底同業——也是一位教員。」說時兩眼看了他。我這時細看季生的臉。竟變了好像發了呆一般。

谷桐又說道。

「這位女子的芳名。大概你一定也急於要知道的。我也不必代他瞞過。伊底芳名是叫——麗澤。——這位麗澤底父親。是一家報館記者。」

劉季生默不做聲。臉上更加一重黯灰色。

谷桐復說道。

「季生老友。向你說了罷。他們倆還定在下禮拜要結婚了。」

季生聽到這裏。忽然立起身來。赤着臉。恨恨他說道。「算

了罷。老友。我聽見了。」說罷就匆匆往外走去。

明天我到你社裏的時候。谷桐早到了。却仍不見林叔和我。我記起昨天的事。就問他道。

「谷桐。今天劉季生怎地沒來。」

谷桐笑着道。

「他嗎。他到杭州去了。大概他來的時候。還和叔和一起來呢。」

過了四五天。我遇見劉季生和林叔和倆在一處走路。情狀很似親密。叔和也不是瘋人了。只是走到閱報社裏。見案頭之江日報上載着一段新聞說。

「一禮拜前。本地一位某報館記者底女兒。忽然發了瘋。變做個瘋人了。」



諸君
 饒客時請
 用
 長城牌香煙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一篇無題目的故事

靜影女士

五世紀，正如現在一樣，每天早晨太陽從東方升上來，晚上在西方落下

兜虎——這就是當日的事。天都差不多。

喻，野獸的比喻，海的比喻——他們沒有一個聽着，不笑或不流淚的，在

去。含着露水的曙光一開，於是世界再興起來，空氣中好像盛滿了喜悅和熱望的聲音。到晚上這樣的世界，漸漸兒沈得寂靜，直沈得幽靜黑暗。

衆修道士做了功課祈禱了後，神甫彈琴，作臘丁詩，寫音樂。這位奇異的老人秉賦這種特別的天才，用如此的技藝彈琴，是使老些的修道士們愈加虔心。他們殘年將到的聽覺，漸漸要有些失靈了，琴音從他的小房

他靈魂中的彈絃，如同風琴中彈絃一樣震動。倘若激動了他的忿怒或者丟棄自己，一意的去快樂，或者談些可怕的事并各地的名聲，頓時一種爲情所激的感悟，動了他的熱情，淚就從眼中湧流到面上來了，面

一天這樣一夜那樣，隨時又起了一陣風雲，凶怒的雷聲。隆隆似響着，還有無心的閃電從天上掣發出來，一位修道士跑去告訴同志們，不要遠離自己的道院，因爲他聽見了一隻

的眼淚。他談些極平常的事——像樹的比

着，都似乎覺得他們的靈魂被他感迷住了，在如此奇異光明的當兒，他

的權勢在他們身上無限的大。倘若他吩咐他的長老，他們自己在海中，他們個個都願意，並且還要趕快成遂他老人家的願。

他的音樂，聲音，詩，就是歸榮耀於上帝。修道士們以他爲永遠快樂的根據。他們有時候生了煩惱，覺得光陰過得無味，春天秋天，種種花草樹木，很厭煩，耳中也聽厭了海裏的聲音，雀兒的歌唱，也似乎是討厭得很，只有這位有才能的神甫，是他們的主腦，好像是他們日用的糧食一樣。近過了多年，每天每夜依舊是一樣。近寺院，除了鳥獸，簡直找不出一個有血氣的生物，最近的居民，也離開最遠，從寺院到那地，或者從他們那裏

到寺院，要經過沙漠。這條路程平均算起來，不止七十里，不過有些百姓們不顧生命，甘心棄絕一切，奔到寺裏來，如同進墳墓樣的，冒着險，經過如此可怕的沙漠地。

衆修道士如何的驚奇；因爲有一次晚上，有一個人從城裏來，站在他們門前叩門。這人愛他的生命，算是個極平常的罪人。他自己還沒做贖告，還沒求神父的祝福，忽然要喝酒喫飯。問他如何從城裏跑進沙漠，他回答打獵的長故事。因爲他出去打獵，太喝多了酒，以致迷失了原路，才觸動了要進寺院救他靈魂。他笑了笑，回答的一句話，就是「我不是你一個合適的伴兒。」

二

他喫喝過了，瞧瞧伺候他的修道士們，擺擺頭罵道：

「衆修道士，你們不做一點事。你們沒一點好處，單喫飯喝酒。這就是教人靈魂的方法麼？你們只顧安安逸逸等在這裏享喫喝睡覺的福，不想你們的隣居們沈淪到地獄中！你們要看在城裏是什麼光景！有的餓死了。有的呢，用他們的銀錢，不知道去做些什麼，及致放蕩橫行，如同蒼蠅掉亡在蜜中似的。百姓們沒有忠義，沒有誠實。去救他們是誰的責任呢？提醒他們是誰的功夫呢？於我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爲像我從早到晚，總是喝酒。你們謙遜的人，有愛心的人，事奉上帝忠心的人，可以讓你們安

安逸逸的坐在四壁之中不做什麼事麼？」

城裏人喝醉了酒的話，無禮極了。但是他們在神父身上得着了奇異的感觸，就是這位老人同他的修道士們互相瞧了一眼，面轉白了，說道：

「弟兄們，你們要曉得他說這是真理。實實在在的，可憐的百姓是缺少感悟。悟性軟弱，就淪亡在惡行同不誠實中了。那時候我們沒感覺到。好像他們那樣，於我們無絲毫的關係似的。他們忘記了，爲什麼緣故，我們不去提醒呢？」

城裏人的話，使得這位老人離開本處。第二天帶領著他的隨員，向同志告別，前往城裏。這些修道士們從此

沒有音樂，也沒有他的演講同詩聽了。他們受够了一個月寂寞的苦，但是到了第二個月，這位老人，還不到來。過了三個月以後，他親近的幹事

長知道了，便同着修道士們去迎接他回來，向他提出問子。但是他不願意看他們，並且哭得很利害，總不說一個字。這些修道士們瞧見他這麼

大年紀，瘦了好多。乾枯的面上，帶着一種極深憂愁的樣兒。哭泣的時候，似乎是被迫害的態度。修道士們也都哭了。憐恤同感的問他爲什麼緣故哭，爲什麼緣故面上

如此的憂愁，但是他鎖自己在小房中，不講一句話。他坐在小房中，有七天不喫不喝，也不彈他的琴，只是哭。

他們去敲他的門，求他出來與他們同憂同愁，他完全無聲回答。末了，他才出來，聚攏許多修道士們

圍繞着他。他一副流淚的面龐，現着憂愁惱怒的樣兒，告訴他們，他在三個月中間，經過的情況，先敘述他從寺院往城裏去，一路行程事的時候，

聲音和平，眼邊眯點着。在路上雀兒唱歌給他聽，甜蜜少年的熱望，煽動了他的靈魂；他進行像一個勇士赴前敵打仗，定會得勝一樣；走着還幻想着作詩。路程走完，到了那裏，沒有一個人注意他。

但是他的聲音抖了，眼圈也紅了；因爲談到城裏的情況，就氣得很利害。他在城裏的時候，所遇的事，是他一

生一世從來沒有遇見過的，也從來沒有想像到過這上。年紀雖是這麼老，可是一生只有這是第一次。他所聽見所知道的，就是最有勢力的是惡魔，最美麗的是不幸，最氣弱最無能的是人類。他一種不快樂的遭遇，就是第一次住進了污穢的寓所。因為所有許多擁巨賚的人，在那裏吃喝逍遙。他們喝醉了就高聲唱歌，大膽說叛逆可怕的話。這麼着，像一個敬畏上帝的人，不能使他自己去申明無限的逍遙自在。他們也曉得怕上帝，或者別的神，或者死亡，但是他們所作所爲，都因着出於嗜好，不論到那兒去，也都由慾念所引導。酒清得如同瑪瑙樣，波紋的光發出來像

金子樣黃，又香又甜。每個有福笑着喝他的人，并且還要再喝得更多些。遇到了人同他笑，他也用一笑酬應，還很快樂似的發光。他們喝的時候，這酒好像知道被惡魔引誘，使他隱藏在香甜的氣味中。

這位老人惱怒漸漸兒發大了，并且惱怒得哭了，便走上前去，敘述他所聽見的。他說：「在他們喝酒的席中間，站著一個裸半體的女罪人。瞧那麼樣，很難料出或是尋出伊可愛可迷的地方。這個又卑賤又年青，長髮黑皮，黑眼珠，厚嘴唇，無恥無禮的女人，現出伊雪白的牙齒，笑嬉嬉的好像要說出來『瞧阿，如何的羞恥，我如何的美麗。』閃光的綢，從伊臂膀

上往下組成可愛的褶襖，但是伊的美麗，還不願意藏在衣服裏面，切望從褶襖中間現出他的身體。如同初春時候的青草透出地面樣。這種無恥的女人，又喝酒，又唱歌，對着那個要他的人放蕩伊自己。」

老人怒憤憤的揮舞著手膀，形容賽馬咧，人牛格鬪咧，戲園咧，在技藝家的技藝房裏，他們描畫了裸半體的女人，或者用泥土塑成了那種模型。他用鼓勵的言辭演講，聲音響亮得好聽，正如他彈着瞧不見的琴絃一樣。那時候衆修道士動了心，被他這一說，也貪着喝一口，并且熱望得喜極了……

老人將所有迷人的惡魔，并嬌豔可

怕的邪女人敘述了之後，又咀罵了房中。

惡魔一番，就轉回身去關自己在小房。他第二天早上走出小房的時候，寺裏去了。

院中沒有一個修道士，他們都到城

李三娘

智軒

宋某。少得異人傳授。精技擊術。家貧演技爲業。所過州邑。莫與京者。一日演於鎮廟。觀者塞途。投錢溢於筐。忽有微笑聲起。宋異之。怒呵曰。笑者誰。有人應聲曰。李三娘也。宋回顧則一少年女子。年方及笄。姿首姣好。宋怒叱之。女笑曰。異哉。君不自責術疎。而責人笑。宋益憤。握拳驟進擊女。女微笑。略搖腕。宋忽顛踣丈外。女急趨前扶起。謝過不遑。宋精神喪沮。垂首不言。觀者大笑。女揚言於衆曰。此君失足自踣。非余所能倒之也。宋聆女語。且慚且感。女延宋至其家。宋強隨之。女款客極殷渥。旋啓一室。令宋觀。室廣數丈。不陳几榻。唯橫木椿數十株。直葺地下。椿長二尺許。衆椿相等。每椿相距三尺餘。椿下則利刃數百。密布椿前。刃鋒向上。女聳身登椿。對宋演技。手足騰空飛舞。兔起鶻落。迅疾若猿穿樹。縱橫進退。纖足踏木椿。室內諸椿踏遍。宋咋舌曰。稍失足。墜身利刃。必剜腹矣。女演已。一躍出堂外。婀娜若恆態。笑語曰。請與君一較技可乎。宋惶駭伏地。不敢仰視。女笑曰。君技不足稱。後請自重。宋益駭愕。自是凡遇女子。皆低首避之。

技擊餘聞

東種德園
著名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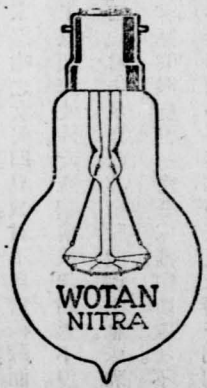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

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華吞電燈泡



最省電
最耐用

光線足
價相巧

上海江西路四號西門子電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四七五八

情天補恨錄

林琴南
毛文鐘同譯

第二十三章 (八續)

一日愛丁大公爵。方品第羣花。鶯司忽入曰。吾日思面阿兄。時夫人方憑窗而坐。愛白適坐其側。鶯司入時。夫人見鶯司神色沮喪。然尙矯爲笑容。鶯司曰。敬來與兄嫂告別。後日將由迫林麥司。以舟出行。復謂愛白曰。吾常旅行。唯此行爲期甚暫。公爵曰。爾實行蹤無定之人。且爾以何時歸也。鶯司曰。歸在月底。苟不赴倔拉司蘭之約。歸期尙可少緩。然微窺愛白之意似不適。而乃未言。夫人曰。倔拉司蘭之約。又安可爽。鶯司曰。吾亦云然。唯能不赴爲佳。愛白聞言尤不懌。然心念鶯司此行。與里娼曖隔。此亦愜心之事。公爵曰。吾思爾必有一日成禮。既得賢助。或不僕僕奔走於外。夫人聞言。欲笑而未敢。鶯司心猶作惡。然亦強作笑容。本日鶯司飯於夫人之家。飯後。將護愛白同車而歸。

且與夫人曰。明日更來告別。始離倫敦。明日果來。直趨客廳。與夫人爲別。鶯司曰。吾恆欲獨面吾嫂。述所以離鄉之故。吾蓋欲潛逃。逃後亦未知其終局。然姑以此試里娼之心。夫人曰。鶯司。汝昨日一一聞彼妹所言。尙不自滿意耶。鶯司曰。言固豁刻。吾尙疑其別有懷抱。不盡如其所言。彼昨日斥德林卜之無情。卽爲利蓮留其位置。可見其心尙屬忠厚。里娼者。以爲我固未聞其言。故見時亦未道及。然愛之甚深。故亦未敢力逼之。述以示我。於是垂首無言。夫人不懌。知鶯司卽出逾月。而心中決萬難忘此豁刻無情之女。鶯司忽又引首曰。吾心甚亂。患立忘利蓮之宿仇。骨肉之情。竟爲私慾所遏。嫂氏聽之。吾甚不忍過傷其心。愛極尤萬難出其辣手。語後立起徘徊於門外。夫人哽咽不已。鶯司復歸跪親夫人之手。言曰。吾忠心愛人之嫂氏。誠

能容忍吾過。夫人曰。鶯司過矣。吾乃無是。鶯司曰。吾本宜自懲。烙裏抽身。願乃不能。未知後來作何收局。夫人曰。鶯司汝自信敗矣。鶯司曰。吾苟不與里姒爲別。亦萬不能違出此都。卽以手拊夫人之肩曰。嫂氏當知。我萬不至自敗。其令譽。不齒於人。夫人細觀鶯司。心知其非妄語。故亦弗答。鶯司曰。嫂氏亦信我乎。夫人曰。然。吾甚信汝。鶯司曰。卽里姒亦不寂寞。定復有人陪侍其側。唯吾不欲獨面其人。甚願有人鑒視其側。今晚必往別里姒。明日行矣。爲時既促。故願留與嫂氏長談。夫人曰。鶯司。吾甚重爾生平。想爾心中。亦決時時有我。鶯司曰。我之敬愛嫂氏。嫂氏自思稱否。夫人曰。我何嘗稱。唯汝見重。吾心亦欣慰無已。汝今日可同飯於此。唯若兄與我及汝耳。於是鶯司飯後。告別而去。夫人坐而嗚咽。

第二十四章

鶯司直至里姒家。而廳事上有數人談笑之聲。鶯司知有客在坐。則非獨坐。決不至有情不自禁之時。見里姒衣慘

綠之衣。廳中數客。有加的伯爵。次則有谷來米阿夫人。里姒曰。汝來甚佳。加的方論沿海公法。實則加的又焉知此。鶯司謂加的曰。此言足爲爾辱。汝必弗寧。今待爾少安。再行與爾討論。谷來米阿夫人曰。鶯司。汝於公法之學深乎。鶯司曰。吾畧悉其皮毛。加的曰。汝悅沿海而遊乎。人言爾且晚且別我。此言或且未確。鶯司曰。卽行爲期亦短。且我亦非慣於離家者。里姒方以咖啡予鶯司。鶯司見里姒夷然不動。無惜別之容。卽問曰。適論沿海公法。果在何條。里姒卽舉其題目曰。吾雖未了了。然心中甚疑其誤。鶯司曰。吾意亦然。卽詮釋所舉之義示加的。加的曰。敗矣。聽吾自盡。萬勿阻我。語已起立。里姒曰。果未自盡者。明日傍晚。必來勿誤。嘉遜亦言曰。加的。汝當結繩以記。或不至忘。鶯司曰。汝勿遽死。吾代爾死如何。加的曰。吾戀生不死。仍暫存立世界之上。里姒曰。汝尚有用。死殊可惜。加的曰。但言有用。毋乃見輕。言已告別而行。已而有客名吉利約者。來訪問里姒。避暑以後何作。里姒曰。安知不死。果不死者。然交

冬亦必去此而他適。惟交冬以前。尚有數約。皆不之赴。擬赴美國舊金山一游。衆客皆曰。爾赴愷尼利尼亞耶。里奴曰。吾將觀野魯士敦。及尤西米至公園。嘉遜曰。汝一遠行。社會交遊中。寧非去一巨擘。里奴笑曰。公輩胡不同行。則斯須不去我矣。谷來米阿夫人曰。吾老矣。龍鍾可厭。且吾夫亦不之欲。決難同行。即徒增厭惡。亦何爲者。里奴曰。我愛夫人。甚於此一輩男子。夫人笑謝而行。吉利約亦告行。然尙婉勸里奴。勿遽至美國。嘉遜亦將行。里奴曰。明日爾可至是間。嘉遜曰。吾若獨來。加的且以手鎗見待。里奴曰。或不至是。且加的在此。吾尤願有人至此。增其談趣。嘉遜諸人既行。所剩但有鶯司。鶯司於人多處。尙不之覺。至於獨對。則情不自禁矣。里奴雖有惜別之情。然尙鎮定。以身就榻背言曰。吾目中甚厭此碌碌者。汝獨出冠時。令人欽仰無似。鶯司遂進與里奴同坐。言曰。吾非殊衆之人。里奴曰。何爲非是。果非者。吾何爲親汝。鶯司曰。汝每於誠懇中見談諧。有時於談諧中寓誠懇。汝思遊利尼亞何意也。里

奴曰。吾初無定見。鶯司曰。里奴。汝萬萬勿行。臨行之數日。必以言許我。里奴曰。汝意但……鶯司曰。吾萬不忍汝行如是之遠。且里奴待吾佳。里奴待吾佳。里奴曰。吾待爾果佳耶。然吾旅行。初無所擇。隨地皆安。鶯司曰。勝地無我。厥狀仍然。若無汝者。則百凡寂寞矣。里奴忽起。顏色絳縞。勿定。鶯司忽謂里奴曰。吾今夕旅行。特來告別。唯瀕行時。不能不至而視爾。即與里奴引手。里奴默然不能作語。鶯司復引里奴之手。納諸己懷。又俯親里奴之額。已又方抱里奴之手。納諸懷中。正膠糾間。鶯司忽引首言曰。里奴。諒我。我狂易發矣。汝手仍在吾懷。吾百凡皆了。惟汝之情愰。時。時。我。我。心。心。復。復。低。低。聲。聲。曰。吾。吾。須。須。與。與。即。即。歸。歸。此。此。少。少。別。別。耳。耳。里。里。奴。奴。曰。汝。汝。行。行。也。也。鶯。鶯。司。司。曰。諒。諒。我。我。諒。諒。我。我。固。固。涼。涼。薄。薄。然。然。必。必。歸。歸。也。也。語。語。後。後。自。自。出。出。里。里。奴。奴。送。送。行。行。後。後。亦。亦。引。引。手。手。向。向。門。門。自。自。語。語。曰。鶯。鶯。司。司。汝。汝。歸。歸。汝。汝。萬。萬。萬。萬。不。不。能。能。舍。舍。我。我。自。自。行。行。也。也。里。里。奴。奴。此。此。時。時。心。心。緒。緒。麻。麻。起。起。然。然。尙。尙。恃。恃。鶯。鶯。司。司。言。言。必。必。歸。歸。一。一。語。語。用。用。以。以。自。自。鎮。鎮。

第二十五章

何魯卡一日獨坐。忽自語曰。吾仇固已復乎。鴛司昨日去倫敦。此又何意。鴛司知里妮有罪者。則吾仇固可云復。此時相士得子爵至。何魯卡延入。子爵曰。吾突來。得毋斷爾靜坐中雅趣。何魯卡曰。吾靜坐皆含一種苦慮。爾來適貽我以生趣。汝欲吸煙。或飲酒乎。子爵曰。吾不飲酒。何魯卡曰。麥酒殊佳。子爵曰。一杯足矣。汝何事凝思。詎未忘里妮之苦汝耶。何魯卡曰。里妮欲得高門勝於我者。子爵曰。里妮何爲聽鴛司逃逸。令人索解不得。何魯卡曰。鴛司初不屈膝於里妮。其氣概可以爲彼主人。然里妮因其傲狷。愈乃媚之。子爵曰。聞鴛司甚愛里妮。何爲屏卻。何魯卡曰。聞彼家不悅鴛司之暱里妮。子爵曰。鴛司安能聽其兄嫂節制。此外決有他故。至里妮門閥亦高。爲時貴胄。其母家族望亦高。不亞於鴛司。唯彼爲意大利人。巴黎中聞之。咸不之語。即其父吾亦知之。何魯卡曰。汝固有心。且器量絕大。子爵曰。吾初無謀娶里妮之心。特視爲膩友。吾旣以友誼自居。胡生嫉妬。何魯卡曰。鴛司固多金。且爲少年領袖。子

爵曰。汝誤矣。汝唯失望。所以日恆不平。唯里妮外狀似屬豁刻。而心尙無他。且志不在富貴。但尙有情。果鴛司有真心向彼者。彼亦將以真心報之。唯今日聽彼遠行。令人推測。莫得其朕兆。子爵語後。太息而吸煙。何魯卡曰。吾今不再語風情矣。天下亦有不良之男子。其鼻擻同於女子。鴛司之行吾知之。至於里妮。則茫無所知。吾當靜觀其變。子爵曰。里妮深沈不露。其心思良難探取。卽屬傷心之極。亦能排遣。譬如今日送別。然今夕必至梨園。而其意亦不能令人摸索而得。何魯卡曰。里妮能傷其心。此咎亦由自取。以彼前此。曾以術惑我。使我顛倒懊喪。此亦皇天之示讖。相士得曰。吾輩傾心於彼。彼乃置我弗顧。須知吾當平心行恕。不必過責其人。何魯卡曰。汝或不審此慘毒婦人之心。相士得曰。吾或較汝審也。今且弗談茲事。今日天氣絕佳。胡不同至公園散步。何魯卡曰。吾隨爾行。至時竟遇格雷夫人。及丹白司。丹白司一見何魯卡。大悅。卽談鴛司外出之故。絮絮無已。是時里妮自至戲園。神宇自如。無傷難

悲別之狀。然一時之人。方爭疑鴛司之遠出。必爲里姝之有閒隙。然里姝如如不動。而公爵夫人。又不露其詞。故人人摸索不得。

第二十六章

愛白自鴛司去後。而相思之苦。乃日增。意舍去里姝。將來其人必然屬己。心念二十六日。偈拉司蘭之會。鴛司必與。即己之機緣至矣。然愛白之母。心緒亦然。知里姝必有閒隙。爲鴛司所窺。且晚必遷情於愛白。母意尤以沙比爲後備之師。若不得鴛司者。當歸沙比矣。一日愛白至公爵夫人問訊。並陰探鴛司消息。入時見夫人方坐於書室。愛白微叩其肩。夫人招入。入時見夫人執書於手。言曰。汝能否恕我讀此書後。爾我再談。且此書固來自鴛司也。愛白色賴。即曰。此鴛司書耶。今在何地。夫人曰。在意大利幾奴亞。夫人且語且讀其書。忽爾攢眉不語。鴛司書言。爲我問訊愛白。吾今日於骨董肆中。購得一玩好之物。贈愛白。想愛白當見此而喜矣。夫人讀時。心測鴛司。決無意於愛白。乃

復贈此物。寧非引逗愛白之相思。因念當覆書鴛司。令其勿道。且此書尤不宜示愛白。愛白直諒之性。得此將謂鴛司關心於彼。尤增相思之苦。既而思之。不能不言。即以手按愛白之臂。曰。鴛司書中訊汝。且將遺爾以物事。愛白曰。其人待我良厚。夫人曰。鴛司心不忘舊。不唯關心於爾。且問訊藍登小勳爵。並言歸時必奉贈以物。語後視愛白。見愛白顏色不豫。心知鴛司兼及小勳爵。則愛彼之意爲弗專。即亂以他語曰。吾思偈拉司蘭之會。鴛司必歸。愛白復怡然有喜色。已而起別。遂思與鴛司通書。即匆匆書一短簡。書已沙比至。愛白心念。此人殊絮絮生憎。吾不愛彼。彼來何爲。時德鴛夫人已外出。愛白頗形踟躕。然沙比獨對愛白。心中甚悅。而愛白對之。則爲澹漠之容。言曰。自今日始。推及偈拉司蘭之會。但一星期耳。沙比弗悅。漫應曰。果天氣佳者。與會當樂。愛白曰。天氣卽非佳。屋中自有樂境。人既非多。亦不爲少。沙比曰。想鴛司必歸。汝亦聞其必與會乎。愛白曰。公爵夫人言。其人未嘗爽約。沙比則思鴛司

必不能至。亦非有媚嫉之思。卽對曰。吾聞里娘亦將歸意大利。愛白曰。彼以何時行。沙比曰。或下禮拜。唯行期彼亦不能自決。里娘自言。行蹤無定。決行卽行。愛白曰。意大利中。里娘所適爲何地。沙比曰。不知也。或仍逗留英國。愛白

且按電鈴索茶。且答沙比曰。里娘實社會中所不宜闕之人。沙比見愛白落落不相屬。卽告行。愛白亦厭倦。聽其自出。心念沙比。原可真之朋友之列。乃彼太過求。轉覺令人憎厭。

(待續)

特別 啓事

情天補恨錄第六續應刊在第九期中 忙中誤刊第七續今補上並誌歉忱

情天補恨錄第六續應刊在第九期中 忙中誤刊第七續今補上並誌歉忱

情天補恨錄（續前）

林紓
毛文鍾

第十七章

一日公爵夫人往視愛白。正與愛白款語。侍者將鴛司之書。愛白觀書色頰。夫人太息。心念愛白之屬意鴛司。決無成功。因而微嘆。又微與德鸞作語。見愛白藏書於衣囊中。德鸞夫人曰。鴛司之書何言。胡爲匿而不告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曰。幸愛白勿外我。愛白顏色仍絳。復取書觀之。公爵夫人。心念愛白鍾情誤矣。信中言。吾親愛之愛白妹氏知之。禮拜日吾已約里姒沙比及爾。同至雷其曼遊觀。汝其來乎。果來者。宜作報書。星期十句鐘。卽與里姒同車造爾。爾親愛之表兄鴛司啓。公爵夫人見愛白觀書快快。不知所述何事。意必有不愜意者。卽興辭。行時心中雅不欲鴛司之挾愛白同行。果但挾愛白者。愛白或樂從其請。今書決有人在。故愛白顏色。失其自然。意同行者有里姒乎。公爵夫人既去。德鸞夫人問愛白曰。鴛司何言。愛白曰。鴛

司欲我同遊雷其曼。唯吾宜行與否。德鸞夫人曰。隨汝之便。去卽樂。留卽不樂。夫人心念沙比頗愛愛白。愛白卽不得鴛司。能嫁沙比。亦殊不弱。愛白如母之言。報書允行。心中自念。有里姒在。亦決無樂。是日十句鐘五分。馬車至門。見里姒與鴛司同坐。鴛司下車引愛白時。言曰。妹真信人守約不渝。愛白曰。吾行事按時。又焉得誤。鴛司曰。吾固知爾之爲人也。愛白聞獎而樂。旣奪於里姒之美。則又以爲不如。復不能樂。旣登車。鴛司請愛白與沙比同坐。沙比知鴛司珠玉在前。愛白之意。必不屬己。然愛白受家庭教育。初非淺中浮表之人。絲毫不露軒輊之色。馬車出城後。鴛司忽謂里姒曰。汝似有所思。何也。里姒曰。初無他念。沿路領略風光。腦筋微爲之動。非有思也。鴛司曰。知之。旣至卽在彼間午餐。里姒覺愛白似有所拘攣。而不能舒展。然鴛司之眼光。初不如里姒之敏。里姒知愛白之妬。而鴛司轉

茫然不知愛白之愛己也。飯罷。衆散步於公園。四人魚貫而行。里姒遂聽愛白與鶯司同行。己則與沙比並步。鶯司蓋知里姒之心屬己。故不妨與至親之表妹同行。亦不之怪。方坐車時。鶯司細察沙比神氣。似屬意於愛白。而愛白則殊落漠。其對己則頻頻顧盼。大似有情。眼光耿耿。時時吃吃而笑。鶯司自念。愛白之戀我過矣。此爲稱女神情可愛。然吾非情愛之屬。彼之情實。胡自而開。正於此時。愛白立於鳳尾草之間。碧色映其素襟。奕奕有出塵之概。鶯司曰。汝欲我采此草奉贈乎。愛白曰。吾腕少弱。不能採擷此草。恐傷吾指。鶯司自出小刀。言曰。汝想未挾此。果以刀來。轉不能授我以效勞之地。愛白曰。汝謂我不挾此來耶。引目見沙比及里姒行已稍遠。心中滋以爲樂。鶯司曰。天下女子。恆不挾小刀及時表。愛白曰。妄哉。吾常佩一表。未嘗去懷。鶯司曰。爾表中晷刻。萬不能準。愛白曰。其行微速。鶯司即取一小束之草付愛白。愛白謝曰。此一小束足矣。鶯司曰。納草車中。得適位置。更多萬不能容。吾思沙比及里

姒在彼間。亦方採擷。今爾我且往視其人。愛白不得已隨之。既見里姒。里姒仍與鶯司同行。令沙比彖陪愛白。一雙男女。復向深林而去。

第十八章

鶯司至一大樹之下。巨根拔起於地。狀如長橈。鶯司曰。是間良不惡。可以少憩。此地爲萬綠之中。上不見天。唯於葉罅少漏陽光。及里姒裙衫之上。二人遂坐。里姒知鶯司待己情深。盍不於此時求婚。又思鶯司平日。操尙高潔。或不以隱匿之女郎爲妻。又思其不求婚之故。或未解吾心。注彼之專一而誠懇。又或誤聽其嫂氏之言。不敢屬身於己。實則里姒。尙未悉鶯司隱蓄復仇之意也。此時二人同坐。里姒衣香。一一爲鶯司所聞。則其接近矣。以理論之。鶯司宜於此時。跪而求婚。然鶯司愛極。而心不屬也。久久無言。里姒曰。彼此似在夢中。待汝醒時。而景光幻化都盡矣。鶯司曰。天下樂境。何者非夢。醒時匪不消歸無有。里姒曰。吾今且往快樂中。思其苦惱之事。凡少時行樂。轉瞬即空。

此滋苦也。鶯司曰：此時卽少行樂，其中何嘗不含苦況。里
嬭曰：汝言良然，卽以吾之所遇言，亦正如是。鶯司聞言，心
念吾爲利蓮之兄，彼爲利蓮之仇，胡昧昧一不之覺。卽曰：
汝少時樂耶。里嬭曰：雖不云樂，然苦則少於樂，以吾少時
恆從先君旅行，吾二歲已失母矣。鶯司曰：二歲失母，殊足
悲也。里嬭曰：先君悼亡之感，蓋無日去諸懷抱，精神亦恍
忽，百事無涉於懷。鶯司曰：汝亦如是耶。里嬭曰：少不解悲，
然先君因亡母之故，待吾尤有恩意。鶯司曰：然則爾之一
生，初未嘗墜彼愛河矣。里嬭曰：吾頗無情，然微覺少時爲
最樂之境地。鶯司卽引里嬭之手親之。里嬭心動，初不之
拒，親後二人握手甚堅。此時欣悅如是，至於後來痛苦，則
不可知。然以見象言之，則和緩到十二分境地矣。情懷飄
忽，後來之酸楚方長。第以片響敵其後來，苦樂尙足相抵。
其尤枘陷者，爲鶯司之心，念及亡妹，則圖復仇。觀此里嬭
又增熱惱，公心與私心相鬪，幾不知其孰勝。時正無言，沙
比及愛白已至。里嬭聞聲，肅然而起，然尙握手未釋。立時

鶯司仍親而釋之。言曰：我何必起立而迎迓此二人。愛白
既至，里嬭曰：汝來覓我乎。愛白曰：非也。無心至此。然里嬭
初不之信，知愛白眼中，留意其身，故尋跡至此。卽謂愛白
汝手中所執之草，柔綠可愛。愛白曰：想爾亦必摘采，特不
執之手中耳。里嬭曰：此鶯司之過也。彼言所居之地，草色
媚於此間，故不之取。愛白曰：鶯司果言此耶。佳絕。語時神
情殊不懌。鶯司聞愛白言，知其心中微妬，然吾心不屬愛
白，妬從胡生，已而復思，吾與里嬭，將於何日分手。唯吾忍
俊不禁，幾時時欲探喉而出，乃鍾情而不求婚。里嬭何以
不悟，且能容之，爲事滋怪。今日且姑俟之，終有引繩而斷
之一時。

第十九章

一日里嬭家居，侍者入言，愛白奉訪。里嬭見愛白入，卽笑
曰：汝殊佳人，乃能臨貺吾家。里嬭風貌既佳，聲韻柔婉，愛
白不期觸之成妬。里嬭亦覺而知之。愛白曰：爾屋中多花
草，詎盡鶯司所貽耶。里嬭曰：然。鳳尾之草，今晨見賜。吾方

爲之安置。唯吾心頗不願彼割所愛以貽我。愛白曰。吾深知鸞司之爲人。贈人以物。必選其精。里姐曰。園丁嘗惆悵不已矣。愛白。汝且歸座。吾屋中多奇花。濃香觸鼻。汝或不能受。可隨窗而坐。吸取空氣。愛白曰。吾原不厭花香。然久聞此。亦莫能耐。里姐曰。一日亦不能耐乎。愛白曰。或可自支。此時二人心思。同一含酸。然里姐於社會中周旋久。故不露其聲。然亦不願與愛白反顏。蓋自知形穢品汙。不足以匹鸞司。故於艷情醜擊之時。反蕭然如逃園外。想此愛白。今日胡自而來。詎與我宣戰耶。不如延之以茗。別談閒事爲佳。遂接鈴索茗及咖啡。笑謂愛白曰。汝亦吸菸乎。吾有絕佳之雪茄。愛白曰。吾不須此。汝儘吸之。里姐曰。吾未諸此味。然世固不乏女子而吸菸。而男子尤悅。吾之雪茄。數日以前。曾以煙捲授沙比。須知沙比之爲人。滋可愛也。愛白曰。沙比良佳。然爾亦欲至果德倭觀賽馬乎。里姐曰。或不能行。汝識煥登夫人乎。愛白曰。識之。夫人約我至偏拉司蘭。少住一禮拜。里姐卽以腕自支其髻。仰於榻背。

曰。夫人亦招我赴茶話會。愛白此時。尤妬里姐之風姿。覺在在美皆無度。卽曰。汝明日往會乎。里姐視愛白曰。茲尙未定。然此會我胡不蒞。愛白曰。吾之發問。初無成心。特問話耳。里姐曰。然則汝誤會吾意矣。愛白曰。或有之。然會開會中。尙有何人。里姐曰。知之。愛白久乃曰。鸞司或亦蒞會。里姐未答。愛白顏色不定。格格不吐其言。肢體微顫。里姐曰。汝尙何言。願聞其略。愛白神定歸座曰。汝愛鸞司乎。且就吾手中。奪取鸞司耶。讀吾書者。此言本非愛白所敢言。願言迫勢促。遂吐此毫無公道之語。此語一發。足以自害。且增里姐之陰謀。里姐此時。宜趣愛白。言其誣己之罪。里姐深沉。初不着意。蓋心憐愛白之愚。且讓愛白之妬。情不自禁。故發是言。特孺穉之言也。旣無競爭之心。卽從容答曰。汝待我滋過。卽對爾表兄。亦殊非道。吾初未奪爾所愛。爾兄自來尋我。我亦未以情網加之。愛白曰。爾失鸞司。初無妨礙。我則性命攸關。里姐曰。此言殊誤。然亦未解吾意。吾生平似小說中所言之俠女。非拘拘若小家者。吾旣

不蓄惡心。即爾忤我。我亦弗校。譬如我釋去鴛司者。於我無損。於爾或有益乎。愛白大慚。顏色不定。亦不能答。心知才識不如里奴。力爭弗勝。然里奴作如此狡猾。究屬何意。久乃曰。吾不解爾言。里奴曰。此語宜吾問爾。不宜反以見詰。須知爾之所言怪也。吾且問汝。汝責望鴛司。謂其情悻。宜於中表之分際加親乎。不知鴛司之至吾家。在爾歸自坎拿大之前。非奪汝手中也。此事可以弗辯。且鴛司之高。亦非吾仰攀所及。愛白曰。以吾觀之。鴛司甚屬意於爾。里奴曰。汝神經似亂。此小事胡如是。張皇。在爾之一面觀之。愛情與婚姻。合併爲一。若我者。愛情與婚約。實判爲兩途。天下男子愛一女子。固有其人。然正未必有求婚之事。愛白忽正色言曰。此等男子。過於薄倖。而女子乃爲所愚弄。亦不謂高明。里奴笑曰。孺子。吾年稍長。見地過爾數倍。天下人之性理。汝安能知。似鴛司之才貌。吾安能弗愛。然即謂以身屬之。正恐未必卽有其事。彼果愛汝者。吾決不

爲汝梗。吾生平命薄。未解歡娛。胡能妬人歡娛之事。然亦不能助爾。唯茶會吾決力辭。決不自食其言。吾度鴛司。決非愛汝者。正恐吾一蒞會。適以增汝之悲。故以不往爲是。凡吾所能。如是而已。汝亦意滿乎。愛白聞言。終不測里奴之淺深。既自慙唐突。而又悟鴛司非愛己之人。一時心緒起落。萬萬不能自持。尤知鴛司既愛里奴。又胡能舍之而愛己。卽里奴亦知鴛司。決亦不能娶己。然何爲費此無爲之情。愛白少停。垂首不言。久之曰。汝待我厚。待鴛司亦厚。今日之來。本非有心作難。特出之無心。抱歉無似。里奴曰。汝行耶。亦非有心觸我。吾亦不留。明日更見。引手時。愛白愧極。里奴愴然無校。飭侍者送之出門。去後。里奴自思。夫人見延。而我弗至。後此一見鴛司。將用何辭自解。實言之。既不見信於鴛司。苟非妄言。寧非自欺。心中固甚願鴛司能忘懷於此事。(待續)

遺產問題



小 67 (七)

諸葛武侯逸事

培

(世語)諸葛亮與兄瑾弟誕。並有令名。各在一國。人以爲蜀得其「龍」。

(桂海虞衡志)沔陽人相傳。諸葛公居隆中時。有客

吳得其「虎」。魏得
其「狗」。

(襄陽記)黃

承彥高爽開朗。爲

沔陽名士。謂諸葛

孔明曰。聞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

色。而才堪相配。孔

明許。卽載送之時。

人以爲笑。鄉里爲

之諺曰。「莫作孔

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丞相琅邪人。因乳富商。陽好爲梁父。抱卽長。卽自比管仲。樂毅。司馬徽嘗語先主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應士元也。先主三訪。乃得見。其草廬。數語。鼎足之局。已定。後之兩表出師者。爲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以死報帝室耳。

至。屬妻黃氏具麵。頃之。麵具。候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變其制爲木牛流馬。

(襄陽記)孔

明在南陽。同縣龐

德公。素有重名。司

馬徽兄事之。娶孔

明小姊。孔明每至

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其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

識者。惟德公與徵重之。德公嘗謂亮為「臥龍」。統為「鳳雛」。徵為「水鑑」。

(魏略)諸葛

亮在荊州。以建安

初。與穎川石廣元

徐元直汝南孟公

威俱遊學。三人務

於精熟。而亮獨觀

其大略。每晨夕從

容抱膝長嘯。而謂

三人曰。卿等仕進。

可至刺史郡守。三

人問其所至。亮笑

而不言。

(魏氏春秋)諸葛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謂之「元

戒」。以鉄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稗編)蜀相諸葛亮之出征。始制「木牛」「流馬」。以運糧。蓋蜀道險阻。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流馬」即

今獨推者。民門謂之「江州車子」。

(語林)武侯

與司馬懿在渭濱。

將戰。懿戎服蒞陣。

使人密覘武侯。乃

乘素輿。葛巾。持白

扇。指揮三軍。衆皆

隨其進止。懿聞而

歎曰。諸葛君可謂

名士矣。

(殷芸小說)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吏。年百餘歲。

溫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諸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



諸葛忠武

表君伯三國名臣序贊中云堂上孔明基宇宏敞器同生民獨樂先覺標時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礫百六道長于戈送

用苟非命世執掃雲字宗子思寧薄言解拉釋褐中林鬱為時棟

公歿後。不見其比。

〔荊州記〕襄陽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曰「諸葛井」。堂前有二間屋。基址極高。云是「避暑台」。宅西



面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爲梁甫吟。因名爲「樂山」。又有「三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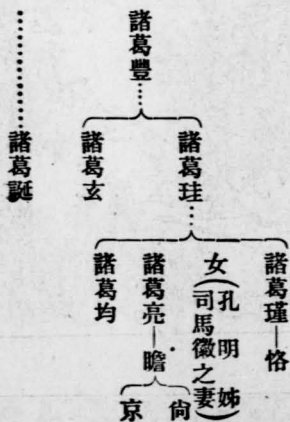
按今四川成都府沔陽縣錦官城之西約一里許。有



「蜀相祠堂」香火不絕。堂中有唐顏真卿草書之「古柏行」。石刻極佳。又有岳飛楷書之前後出師表。字大如拳。又浣花溪亦在成都。有杜甫故宅。浣花叟即杜甫別號。古

柏行。為杜甫詠諸葛武侯最有名之作。中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亦在此地。

諸葛武侯家譜



頭等國民

當我在上海做學生的時候，我每天課完了，總要約兩三個同學，出來

賤賤。跑出校門幾十步，就看見有一座小小的樓房，在一叢枯了的樹林子裏，孤孤的站立着。這樓已很舊了：外面的門，窗，和板壁，都是黑了。假使沒有很強的日光照着，竟不能辨出那是門，那是窗子。因為他的門和窗子，都是用木板釘成功的，一樣的舊黑色。

我們天天出來，看見了這間屋子，總覺得有點氣悶！

有時樓上的板窗，給大風打開幾

扇，裏面還是一抹黑色。我們但覺得一陣風來，總夾着飽量的穢氣，送進我們的鼻腔裏。我們的臭神經，總很惡嫌他。

原來這座小樓，從我到上海以後，——二年多了！——總不曾看見有——一個人的影子到裏面去。所以他的門窗，總給蜘蛛的網子，封的密層層的；上面的灰塵，更不必說得。就是樓上，有幾扇樞紐鬆了的窗子，不時的給風打開來，但是不久仍舊關了。好像風神也知道這屋子是沒人住的，所以仍舊替他關好。

吟秋

這一天下晚，剛剛大雨纔過的，外面的空氣，景物，格外的清新可愛。我們跑出校門沒多少，就看見那座小樓，和四面的枯樹，都給霞光映成一片紫紅色。這時西南風很大，空中片片浮雲，都飛也似的向東北而去。殘陽給雲影來去，紅光時明，時暗；浮雲給殘陽所照，雲頭變成紅色，好像雪山在空中飄蕩。我們看了這一片美景，倒已踱到了小樓旁邊。忽然聽得屋子裏有一種聲音：「哼——」這一聲我們都聽見的。心裏倒很疑惑，六隻眼睛的尖利的光線，一齊射到屋

子的全部——

「果真有人！」

「哦，你們不看見樓下的門……」

「是的，門已開了！」

我們三人，一同趕快跑到屋子前面；

覺得裏面有人走動。

「噢！臭氣！」

「不顧他，我們今天一定要向這

人問個底細。」

我們先偷從窗口向裏瞧瞧，可是門

雖開了，裏面還是黑暗不過；只覺得

有個人在裏面蠢動。後來他取了根

三尺多長的旱烟管，擦了火送在口

裏吸。當他擦火的很短的時間中，我

們纔看出他是一個

境寒苦的人！

他口裏嚼着煙管，右手扶着，左手撐

住腰，呆呆的立着不動了。屋子裏久

沒東西驚擾的老鼠，却照舊噉噉噉

噉的出來體操了。我們在外面，看看

日頭，已將近地平線了；白色的雲，色

也漸漸轉成灰了；心裏好不着急，忍

不住，跑到門前去。原來我們都是穿

的白色的衣服，所以他在裏面，總不

免那黑暗的屋子裏，有一道亮光，從

他的模糊的眼睛裏閃過。他覺着了，

急忙跑出來；

「三位先生，對不起了！能否進來

坐坐？」

「不必客氣，我們就是這裏靠近

的學校裏的學生。」

「哦，是的……」

他覺得我們是不願進去坐了，他就

進去拿了一張長板櫈，拿自己的衣

角，把櫈的灰塵抹了，叫我們坐。他也

拿張小櫈，在我們旁邊坐了。我們看

看他的臉上，不時的發出一種苦笑，

我看他倒笑的要哭了；心裏反而難

過！再看看我的兩個同學的目光，也

都射在別處；大概也不願看他那副

面龐。好一會，我纔問他聲：

「請教老先生的尊姓，大名，是……」

……

「不敢當，敝姓是金，名叫夢非。我

住在這裏，已十多年了；我乃是朝鮮

的難民！」

「原來如此。那麼，金先生所喫的

困苦，也不少了！

「唉！提起這事，我真無顏同諸位說了——因為我乃是朝鮮的一個大罪人！我所以到今還苟活在世間的，實在是爲的我還有個老母——伊已八十八歲了。——可是伊已死在朝鮮南部的釜山的鄉間老宅裏了。我本想把伊的死事辦完了，也就死在朝鮮，但是這裏的房屋，是別人家的，所以我不得不來把這事交代清楚。現在這事早已了結了，今天大概就是我的死期了……」

他說到這裏，他的面龐更不好看了。但是他自己還不覺得，他仍照常往下說：

「諸位要知道，我乃是朝鮮的貴

族。所以我六十歲的前期，完全是享的富貴安樂。後來我……唉，我真不幸！我們的貴族院裏大家都喧傳說：「現在日本很願助我們朝鮮獨立。」後來我們竟立了個機關，召集全韓人民，成功一個獨立黨。那時果真聲勢很大。後來經過了許多波折，一直向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又有東學黨之亂。當這個時期，日本待我們貴族院真好極了。東學黨平了以後，我們貴族院裏，就竭力主張，將朝鮮歸於日本，以作謝日本優待貴族院的酬報。我就是這樣的主張。諸位呀，你看，豈不可殺！而且當我們開會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也有人主張說：「這是國家的大事，我們決定不能輕

舉妄動，爲了我們貴族的私誼，就把全韓的土地和人民的幸福，就這麼送給別人……」但是我那時雖不是院長，我的勢力却很大，我既主張把朝鮮送給日本，什麼人都不能反對。我反對了我，就驅逐他出院，充平民去。那時給我認真逐出院的，竟有二十多人。但是我現在已明白，他們甘願出院的人，都是好人，都是有良心的人！諸位兄弟呀，我說了這裏，我真不忍再說了呀。你看這屋子裏面，黑影團團的，都是好人，有良心的人，殉國的義士的靈魂，來討我的命的呀！

我們知道他已怒的兩眼昏花了，但是我們竟沒有話說。我們只眼睜

睜的望着他的臉色，時而紅了，又時而白了；有時由白色轉成紅色，更由紅色轉成青色，死灰色！他還接着說：

「諸位還要明白：我所以這樣的主張，謝日本也是一樁；其實我的主意，並不在此。原來日本的助我們獨立，也不是他的真心，他的本意是爲的他們的國土太小，人民太多，想把我們的朝鮮滅了，來做他們的殖民地！可惜我那時竟沒想到這上面來。我只以爲日本真要和我们親善，所以什麼事我們都聽從他，幫助他。原來我們貴族院的勢力，在朝鮮要算第一。國裏假使有什麼大事發生，不經我們貴族院裏議決可行，決不能施行。可是那一次議決的事——把

朝鮮送給日本——却完全失敗了。

全國的國民，都拚命起來反對，說我們貴族院裏都是賣國賊！我到今也想不到那些素常不干預國事的國民，這一次用了什麼願力，陡然把他們提醒起來。所可惜的，他們的覺悟太遲了，以致於到了一千九百零九年，到底這朝鮮還給日本亡掉！

「當初我們貴族院裏還盛行一種謠言——但也未必全是謠言——說：

「假使貴族院有人主張把朝鮮附屬於日本的，日本國可以當他做「特待的頭等國民」的待遇。」

唉，諸位兄弟呀，我就害了這句話手裏了！所以我不問什麼時候，總是

竭力主張把朝鮮送給日本，想自己做一個頭等國民。我那時天天在那裏夢想：我假使做了頭等國民，那麼，我將來享受的富貴，真是不可限量。……可是我現在早已明白了。只是懊悔已遲了！我們的國，雖不是爲我亡的，但是我究竟是個主張賣國買富貴的人。大部分還是亡在我們想做「頭等國民」的人的手裏……

他的聲音發了顫了。他滿眼眶的酸淚，已從眼角掛了下來。他的嘴唇在鬚鬚裏顫動；他的喉嚨早已哽咽住了。我們聽了又要惱恨他——豈有此理；又要可憐他——悔之晚矣！只聽得他發顫的聲音，從牙縫裏出來。

「諸位還知道我們想做頭等國民的人的結果嗎？當朝鮮滅亡之後，他們日本人獨不優待我們，反而嘲笑我們道：

「你們都是想把國賣了來買「特待的頭等國民」的資格的麼？」

他們把我們貴族院裏的武器，來驅逐我們出院；還說：

「這就是對付你們「特待的頭等國民」之器械——

「這就是你們賣了國來做「特待的頭等國民」之結果！」

「後來我們貴族院裏的人，都給他們驅逐出來了；我朝鮮的人民，都來痛罵我們是「賣國賊」有的還送一頓毒打。我的兄弟，我的父親，都在

那時打死；我的妻子，也就在那次失掉。幸虧我的母親在釜山，我趕緊逃了母親身邊，沒有喫多少苦。其實我那時早已覺悟，知道自己的罪惡，豈止打罵，就是把我的身子殺了，給人民喫了，也償不過我的罪惡的萬一！

只是捨不得我的老母，所以苟活至今。如今我母親已死了，我已一無依戀。我這時的職務，只有一「死」罷了！

他的話大概是說完了。他忽然跑進去，拿了一瓶藥水就喝。我們給他一嚇，急忙向前奪去，他已喫了一大半了！他還把他的旱煙管，猛擊自己的胸膛；並且高呼道：

「我想做……頭等國民，我……我賣盡了我朝鮮……幾千萬人……

……生……命……財……產……
……」
他的聲音絕了，身子向後一仰，四肢一直，口裏白沫如注。我們三人都嚇的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竟眼看得他死了。

十一，六十三。



畫謎求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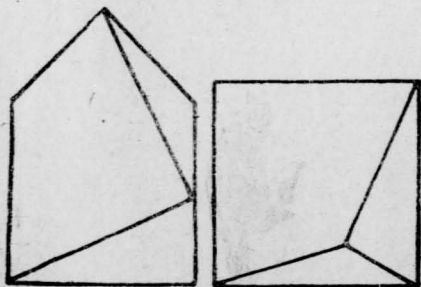
上面這張畫，沒有題目。請高明的先生們，賜一個好題目，並附一段說明，解明這畫裏面，倒底是個「什麼東西」。

答案自本期出版日起，以兩星期為限。逾限無效。答中者略贈薄酬。

第八期數謎答案

謎社啟事!!!

以前各謎，答者頗衆，惜皆來遲，不及將大名刊登。以後當補登。甚歉。



貧賤夫妻

汪芸馨女士

朔雪初花。北風撼窗作虎虎聲。時蓋爲隆冬之晚。是處爲一冷僻之村落。村中僅人家三五。柴扉晝掩。茅舍闕然。居此風雪飄搖之村落中者。大率爲苦惱社會之窮漢。貧民鮮教育。其好惡輕重之心。一視金錢爲轉移。故家庭間。勃谿之聲。時聞於戶外。家庭之冷暖。當以夫婦爲最。於此尊門圭竇窮時苦月中。其能不下堂求去。而牛衣對泣。相安於貧賤者。蓋如麟毛鳳角矣。

村中有貧男子張渭漁者。年而立矣。移居此村僅兩旬。雖傲居於風簷矮屋。而室中布置井然。壁間之畫軸字幅。又皆當世大人先生之手筆。一望而知其爲初出富貴。而情貧賤者。渭漁有妻曰福姑。亦非貧家女。顧其與渭漁相處無間言。牛衣風味。視之更樂於畫眉。渭漁家本小康。兼營米豆業。生涯凋落。既遭盜。復罹火。娶福姑二年。而家貧乃

如洗。黃金盡。戚友疎。存問且乏人。更無論夫告貸。渭漁既陷窘境。復不欲以吁窮嘆苦。累其床頭人。蓋福姑生長綺羅。安知糟粕。果使驟躋愁境。其不爲買臣妻。亦難免爲蘇秦婦。天壤間爲人夫之心。大抵若此。匪特渭漁然也。

生計既困。終難免於懊惱。今日床頭金盡。明日甕裏糧空。渭漁雖不欲以愁苦累福姑。而愁苦且日逼福姑而至。然福姑中饋親操。毫無怨色。每於井臼之餘。且尼渭漁講遺聞佚事。藉增閨闈之歡。古人所謂貧賤夫妻百事乖者。福姑之辭典中。殆無此語。渭漁因是而益感福姑之賢慧。屢思自奮。博飽暖以慰福姑。而飽暖與渭漁相去乃益遠。渭漁至是思移家。下喬木而入幽谷。其計固非得已。初不過欲藉是以節其家計。思謀之福姑。每欲言而復止者屢矣。福姑賢內助也。睹生計之艱難。嘆家庭之墜落。其心坎中。

固早蓄徙宅意。又慮涓漁於困頓之餘。已不堪米鹽之瑣瑣。更進以去高就卑之酸心語。寧不增其懊惱。故其囁嚅趨趨之情狀。乃與涓漁相等。

一日晚風淅瀟。涓漁自市歸。袖一紙裹。置案頭。笑語福姑曰。卿其亦知香齋齋不久居於此屋乎。頃者屋之居停邀我飲。謂茲屋已易新主。渠將不復爲茲屋之主人。且贈我十金使他徙。福姑曰。他徒良善。此紙裹中。寧卽居停主人之贈金乎。語時。啓紙裹。以手弄之。聲丁丁然。復語涓漁曰。視此小么麼。弄人殊甚。君試思君之潦倒。我之愁慘。疇不以此哉。涓漁曰。移家殊不易。果再擇其屋宇寬潔如斯屋者而徙之。則所費不貲。否則爲節儉之計畫。覓陋巷而棲息焉。又恐不能得卿之同意。蓋移廣大而居湫隘。本非人情之所甘。况世間夫婦。往往因是而失其情愛。卿試思吾兩人金錢雖乏。然情愛尙富。既窮於金錢。又安忍窮於情愛哉。

福姑拍掌。吃吃作鸞笑。曰。君言誤矣。人所貴乎夫婦者。

貴能相諒。我果視蓬門陋巷爲苦惱。是我不能諒君也。君當以明日出覓屋。我家舍君與我外。無第三人。且少戚族之往來。雖茅舍竹籬。若能懷意者。我無不可也。廣廈萬間。夜眠者不過七尺。同處此窘迫之境。又何必強撐門面哉。涓漁聽其議。翌日出覓屋。僕僕十餘日。都無當意者。最後得一屋於鄉間。月費僅青蚨四百。屋兩幢。雖茅檐短接。然屋外圍以竹籬。半村半郭之風景。亦頗不惡。涓漁乃與福姑移居其中。度其窮苦歲月。蓋卽所謂風雪飄搖之冷僻村落也。

涓漁夫婦移居後。生涯乃益困。福姑雖日以十指博蠅頭。顧米珠薪桂。於此窮鄉僻壤中。欲以針黹餬兩人之口。大難大難。是日晨興。天微雪。涓漁啜薄粥一盃。衣短袷。匆匆別福姑外出。福姑因市中有嫁女者。爲人急製新履。故未暇以何往詢涓漁。日亭午。涓漁猶未返。福姑默念涓漁不返亦佳。斯時竈突無烟。釜中水清如鏡。涓漁雖返。徒增悲嘆耳。顧福姑念雖如是。而此冷村中。實未覩有炊烟縷縷。

也。福姑製新履既畢。乃反鎖雙扉。赴市中。得錢則易斗米。沽壺酒。且市肴饌而歸。

涓漁素嗜杯中物。福姑每以十指所得者。市壺酒與涓漁對酌。春韭秋菘。雖乏佳饌。而閨房歡飲。較之樽俎揖讓。珍羞盈前。其樂趣殆有天壤之別。福姑歸時。天已薄暮。寒鴉歸樹。雪花漸漸大如掌。而涓漁尙未言旋。未幾。天且暝。福姑心曠神怡。蓋涓漁素無契友。誰肯與之杯酒言歡。留作竟日談者。福姑晚炊既竟。不忍先就餐。乃燃燈孤坐。對影轉轆。其方寸思潮。幾如鼎沸。閉門外有履聲。則以爲涓漁歸也。移燈就門際而待。此履聲越門而去。漸去漸遙。乃微嘆而入。如是者凡數四。而涓漁終未返。

既而猶犬吠聲。與鑼鐃更鐸聲。遠近相接。福姑之心。乃益焦灼。蓋斯時已二鼓。往者涓漁外出。其返也從未有如今日之遲遲。况風雪滿天。更向何處留其芳躅哉。福姑至是。萬念俱起。竟忘其飢腸轆轤。自念涓漁不返。當非奸賊兆。不死於仇敵。必死於飢寒。意者涓漁之出。必告貸於人。

際茲暮年風雪。宵小繁多。或者涓漁得金返。至中途爲人所戕。且今晨涓漁僅啜薄粥出。貨金不得。必轉而之他。屢貸不能如願。則懊惱之心。必與飢寒交戰於胸臆。更復徘徊於風尖雪酷之長途中。其不爲人殍也幾希。福姑念愈繁。心乃愈怯。所藉以破岑寂者。惟窗外之風聲。與窗內之燈影。時呈其悽音慘色耳。

沸念未息。忽聞語聲喁喁。自遠而至。福姑傾耳細辨。確認其爲涓漁之音。第未知同行者爲誰氏。俄頃。果聞門聲剝啄。涓漁歸矣。福姑之疑念始渙然冰釋。急移燈啓扉。覘視涓漁身後。立一偉男子。於雪光中。隱辨其服飾頗華。門既關。惟聞涓漁笑語曰。蝸廬陋得大駕貴臨。光榮執甚。幸勿冷齒相笑也。語時。已與此男等。闔扉俱入。延之上座。禮甚恭。福姑竊念良人素鮮交游。今忽來貴客。真大奇事。念未已。涓漁趨至福姑前。耳語福姑曰。此爲軍署中之重要人物。韓君。韓君有要事屬我。今日邀我飲。且餽我金。速以茗來。客去。我徐徐爲卿道其顛末也。福姑微點其首。瀟若

呼渭漁獻韓。渭漁且熾爐中餘火。與韓圍坐而談。狀甚歡。惟聞時話日本之風景。與省中之大老。某也居某街某里。某也年幾何。某也權奚若。語意複雜。究亦莫知其所談者。爲何事。語移時。韓起辭渭漁欲去。渭漁啓關送之。鞠躬如也。

渭漁返身入。則福姑已列酒肴於案。微笑語渭漁曰。今日外出。歸胡珊瑚其遲。我已沽酒市肴。待君半日許矣。渭漁曰。神哉卿也。此盈樽堆盤者。果從何處來耶。福姑曰。人謂貴人多忘事。君今日與貴人同行。便染得貴人氣習。君寧忘却我昨宵燈下所製之纖纖雙紅履乎。今日以所得手工值。換此案上物。以朵君頤。且糴斗米。可以十日免腸鳴矣。渭漁曰。我屢以飢寒累卿十指。真覺汗顏無地。今幸天不亡我。得與韓君相識。吾輩殆將脫離苦海。如欲曙之天。已瑟瑟更鳴第五矣。渭漁語時。立盡一觥。意似甚得。福姑曰。聆君之言語。觀君之顏色。較之曩昔。一憂一樂。判若兩人。彼韓君者。果屬何等貴人。能爲君驅愁魔若是之速。且

門庭冷落。人跡久稀。此突如其來之貴人。君又從何處識。而與之親暱若是。且彼更有何事相屬。君固貧窶。而忽遭奇遇。令人不能無驚。君須知世間所謂奇遇者。固可爲納福之途。亦可爲賈禍之媒也。

渭漁啣杯搖首曰。卿誠過慮矣。我果非閱世太深。而不知禍福之機輒。肯以身體名譽。輕試富貴者。早登飽暖之域。稱大人先生矣。又何至與卿蜷伏於此短檐矮屋中。作一對貧賤夫妻哉。我與韓君。本非舊相識。今晨我遲王四於青雲樓茶肆中。蓋將向渠貸些許糴米錢。俟之過午。茶白而王四不至。忍哉王四。旣約我。復戲我。富家翁對於乞憐人之態度。大抵如斯。天旣使我作窮人。固當受此窮氣。我復何尤於王四。惟斯時我之囊中。固亦如阮家老藉。莫名一文。而茶博士視我衣衫藍縷。且久坐不去。疑竇頓啟。雖不敢下逐客令。而白眼之來。固已令人不耐。時所謂韓君者。適在我之隔座。彼亦孤坐。似來此避雪者。偌大青雲樓。惟我與韓君兩人耳。韓君以枯寂之故。漸與我閒話。漸話

而漸及於我之身世。至悲愴處。韓君輒爲我扼腕唏噓。韓君真熱心人也。我與韓君談既久。乃知彼爲軍署中之一要員。最後韓君憐我貧。允以每月三十金之月薪畀我。使我爲彼之一祕密辦事員。卿乎。我與卿果能獲一月三十金之進款。則不特新速宿債。都可清償。卽日用之需。亦必因之而大裕。

語至是。涓漁復至福姑身側。唧唧作耳語。耳語既畢。復盡一觥曰。否極泰來。所謂富貴逼人而至者。誠非虛語。福姑冷笑曰。以我之眼光窺之。子彈且洞君胸而出。非富貴逼人而至也。涓漁素佩福姑之機警。今驟聞福姑之冷嘲熱諷。胸際忽清。停杯謂福姑曰。卿殆不以我此舉爲滿意乎。幸卿語我。或者我久經困頓。遂昧心靈。卿當出我於懵懵之鄉。我絕不謂卿唐突也。福姑曰。君雖怒我唐突。我於此千鈞一髮之關頭。誠不能不爲君告。頃聞君所耳語我者。我實不能贊同。君試一俯首默思。君雖窮。何苦以父母所付之身體性命。博可望不可卽之富貴。殺身成仁固佳。殺

身而遺臭千古。則殊不值得。以我之意。君明日速返韓君之金。而與之絕。君之骨相。終非長貧賤者。富貴之途固多。又何必以此哉。君必欲寡我。而使我爲無夫之婦者。君行之可也。福姑語時。隱現悲愴態。雙淚似將奪眶而出。

斯時涓漁之心旌搖搖。直等於汽船之輪葉。福姑則背燈而立。蓋深恐其雙眶淚影。爲涓漁所覩。又增涓漁無量之煩惱。涓漁則惟頻搔其首。良久良久。始喟然曰。天下金錢。其高乃與人相等。無福分與才能者。固莫能得之。我福薄才疎。自問誠莫能得韓君之贈金。明日當從卿言。返其金而婉謝其託。與其冒險阻而取富貴。曷若安我貧賤歲月。飢寒雖苦。誠不若刀鋸之駭人。我脫非卿之忠言相告。且陷於不可思議之駭境。福姑之淚眼。至是已乾。復轉身就座。滿斟一觥。置涓漁前曰。願以此祝君永永無恙。人世間所最難能者。惟一(悔)字。君能速悟君過。而懺悔之。君之未來幸福。正無量也。

大抵爲人妻者。莫不欲其夫婿之富貴。以光其閨幃。其爲

貧人妻者。則希冀更甚。抑若夫婿一經顯達。彼便可登天。衝而傲萬衆。福姑雖爲貧家婦。性情乃與衆殊。涓漁更能體其閨中人之心理。遂爲貧賤夫妻中之麟鳳。翌日。涓漁果從福姑議。攜韓君贈金。冒雪往韓君居。擬婉辭謝却。至韓君所語之地。遍詢鄰里。咸莫知韓君之居處。涓漁乃匆匆復攜金返。入門則福姑之午餐已具。訝涓漁歸何早。涓漁告以故。福姑曰。誠不出吾料。吾早料韓君之行蹤無定也。彼所謂爲軍署之人員者。亦虛語耳。此等毫無職業之游民。利用亂徒之金錢。爲亂徒作僥。君果墜其彀中。直不啻爲僥之僥也。彼所居者。自有祕窟。君踏逼鐵鞋。殆無覓處。莫若仍詣昨日之茶肆。必能一晤此獠也。語時。探囊出銅幣五六枚。付涓漁曰。以此付茶資足否。涓漁點首曰。有此庶可免看白眼矣。語已。返身欲出。福姑曰。午餐在甕。何妨果腹而去。此去不卜以何時返。果久坐茶肆中。又不免飢腸轆轤矣。涓漁乃盡午餐而去。至黃昏。果晤韓君於青雲樓。涓漁詭以他故婉辭。返其金。韓君始猶力強涓漁。繼

視涓漁之詞色甚堅決。乃快然受其返金。涓漁既別韓君。返。越數日。涓漁聞村中人相語。謂有亂黨韓某。伏法鎗斃。涓漁潛往探視。則所斃者。卽前日餽金之韓君。乃急歸告福姑。福姑曰。然否。君所謂富貴者。此其結果也。福姑十指之所入者固無幾。不數日。而所得之斗米。又且告罄。嗟夫。冰天雪地中。更不復有人來情。福姑製新履矣。福姑固知借貸大不易。不欲使涓漁向人屢作搖尾乞憐態。涓漁則深懼復以斷炊貽其妻憂。晨輿潛出。詣各戚友。戚友素輕涓漁貧。或辭以外出。或謝以囊空。或竟以閉門羹相餉。奔波至午。終莫得一錢。涼涼踽踽。悵然而歸。涓漁歸時。忽覺遍體戰慄。頭際昏然。入門卽仰臥榻上。噤若秋蟬。福姑視涓漁狀。大驚。意以爲必受他人之輕侮。故負氣歸。急就榻前詢之。涓漁頻搖其首。嚙嚙而言曰。吾腹痛甚。殆爲寒氣所逼。速以湯飲我。福姑摩其額按其掌。皆熱如沸湯。乃以敗絮覆涓漁。就廚下蒸爐火。少頃。湯沸。福姑置薑汁糖屑於茗椀中。傾以沸湯少許。飲涓漁。更脫其所衣。

之絮襖。覆敗絮上。低語涓漁曰。安眠半日。至昏鴉噪樹時。當可霍然矣。傷哉。頓空囊罄。福姑之廚。固已斷炊。然福姑莫敢爲涓漁告也。

福姑既嘆無米爲炊。復嗟所天抱病。迴腸九轉。幾如海浪江濤。澎湃莫已。日影乍昏。燈光初上。涓漁之熱乃益甚。呼茶不已。福姑乃以茶進。飲竟復眠。鼾聲恬然。是夕。福姑背孤燈。對短榻。竟夜無眠。明日天黎明。撫涓漁。疾仍不減。問以飢否。則屢屢搖首。示不食狀。福姑默念涓漁之疾。非延醫診視不可。鄰村有鄭先生者。略通岐黃術。其醫例雖不若城市之昂。然一診亦須百錢。饕殮之費。且莫能得。更從何處覓百錢哉。福姑有手帕姊妹。嫁市中。家小康。福姑以貧故。與之疎往還。至是計無所出。思往訪之。明知如願不易。然際茲典賣俱絕之秋。兼之室有病人。不得不爲孤注之一擲。乃囑涓漁靜臥。倒掩雙扉而去。福姑之手帕姊妹曰。瞿四姑。去此村約十餘里。福姑步行往。比至。已珠汗盈額。瞿四姑之夫。設布肆於市中。屋頗軒敞。福姑固慮人情

冷暖。瞿四姑或者加以白眼。竟忘其昔日閨中之情誼。則此來殊爲孟浪矣。

瞿四姑固不忘故人者。聞福姑至。卽率婢媪出迓。比視福姑窮窶狀。愀然出涕。執福姑手曰。福姊。數年不相見。胡潦倒至此哉。乃挽福姑入。坐語移時。福姑俱告以比年所歷。及涓漁之病狀。徵示告貸之意。瞿四姑耳語福姑曰。我家良人。染市井惡習。視一錢如栲栳。姊所素知。姊既啓齒。我果以無有相却。是付姊妹之情誼於東流矣。語時脫腕上銀跳脫。付福姑曰。姊姑以此往。質之當可供數日醫藥。薪米之費。福姑稱謝而返。赴長生庫質數金。爲涓漁延醫診治。約十餘日。涓漁始漸漸就瘳。能扶杖出門。疾雖愈。而瞿四姑所假之金。亦且與病魔俱逝矣。

年華一去。真如逝波。曾幾何時。而臘梅燦金。天竹紅如珊瑚。涓漁與福姑。已捱到送年時節。涓漁素善書。能作擘窠字。比年潦倒。遂久置此調不彈。福姑至是。則力勸涓漁寫書。謂際茲歲暮。居家者莫不易門聯而迎新歲。如果擇其

佳者。日書數十聯。售之市中。必獲厚利。卒歲之資。可無慮矣。渭漁曰。善則善矣。顧紙價大昂。籌借不易。奈何奈何。福姑以手支頤凝思。久之。忽大慙曰。是誠然者。安能使君以破硯禿毫。向人家換阿堵哉。瞿四姑非冷暖人。我當強顏再往一貸。許以子母並還。當可如願。渭漁頷之。福姑乃復往。瞿四姑之夫。遙視福姑至。乃耳語店夥。店夥則頻點其首。移時福姑至。店夥以四姑歸寧辭。瞿氏之居。舊與福姑同里。兒時門巷。知之甚詳。福姑乃轉而之瞿氏。四姑之母。素稔福姑。款待頗殷。福姑詢以四姑情狀。瞿母曰。渠已三月餘不歸。聞腹中已有娃娃喜。福姑知受店夥誑。乃唯唯否否。辭瞿母歸。

福姑歸述其狀於渭漁。渭漁聞之。亦惟徒呼負負。會市中。有富翁某。捐米券。飲助貧民。村中人聞此消息。咸往索米券。某翁之門。乃如市。福姑促渭漁往。渭漁素忠謹。而又無夤緣。去半日許。僅得米券一紙。易陳粟兩斗。他人所得者。皆數倍於渭漁。于子然慶卒歲矣。是時市中追逋者。日詣

渭漁家必數次。渭漁苦無以應。福姑悄語渭漁曰。明日除夕。且逼人至。君之債家。恨不能食君肉而烹君骨。我意廚有陳粟。可無愁飢。去此五里許。有廢寺。君俟今夕人靜時。可裹襪襪被往。伏居寺中。暫與古佛作伴侶。債家來。我則以遠出辭。叫囂之煩。我獨受之。年關既度。則推托稍易。元旦黎明。君可坦然歸。享新年之樂。我非不知道德。而使君作無賴態。實逼處此。爾我家計稍裕。當權其子母歸之。不可作負人事也。

時宿雪初霽。惟道中泥濘。果一夕北風起。則又乾凍如龜拆。日既晡。索逋人漸漸散去。蓋渭漁皆辭以明日來。晚餐既畢。福姑燃刺蠟。籠燈付渭漁曰。君先期悄悄往。少頃。我攜絮被來。渭漁曰。連夕朔風嚴急。席冷如鐵。卿以柔弱之軀。胡能受兩宵之凍栗。我體健。無須此也。福姑曰。君誤矣。我果畏寒威。尚可熟樹下餘薪。以取煖。君處於頽垣敗壁中。古佛無靈。野僧絕跡。朔風砭骨如割。更向伊誰呼將伯耶。渭漁低首無語。凄然攜燈去。繞道村後。行田塍上。幸未

遇債家。惟猶猜寒犬。時來吠影。約炊許而抵廢寺。顏佛欹斜如倦臥。窗棗剝落。四壁漏星光。涓漁熄所燃燈。隱身臥佛後。幸佛身頗巨。臥視如短垣。略可蔽風。涓漁默念窮居五載。俱未償福姑作守歲之樂事。可悲可悲。第一年度歲於舅氏陸子和家。邇時家雖貧。尚非無以卒歲者。舅氏慮我枯寂耳。第二年度歲於吾姑之室。我是時已漸困。吾姑所不我償者。特以我爲其兄子。且吾姑素與吾父之感情厚。因而厚我也。第三年之情狀乃大異。舅與姑者。皆不我納。我乃度歲於隣邑之寶月菴。菴尼壁雲。余母之姊妹行也。第四年乃度歲於老僧悟修之禪寺。借其唾經之室。爲我避債之台。今也舅死岳老。尼白眼。僧遠游。我乃與此土木無知之古佛。度茲殘歲。東隣劉七。西隣阮三。彼等雖貧。猶可妻兒團坐而飲。而我妻福姑。則孤燈弔影。反不若平昔之能對坐而談。且福姑嫁我六年。從無一日展其雙眉。我負福姑多矣。

繁念之餘。不覺悲愴與涕淚俱至。忽聞履聲細碎。自遠而

來。涓漁私衷自忖曰。今夕寧復有窮窘如我。而來此避債者。果爾則同病相憐。對話窮歷史。亦頗不寂寞也。念至此。來者低語曰。久待矣。我攜被來也。涓漁細審其聲。始知來者爲福姑。福姑置被於佛背。叮嚀數語而去。福姑歸時已四鼓。蟠伏床角。甫交睫。門聲剝剝響如鼓。索連者已至。福姑亟起視。則天已就曙。乃啓扉延債家入。告以涓漁外出未返。債家努目如金剛。謂今日不償者。休想度此年關也。坐待移時。始悻悻去。無何其他債家皆陸續來。至午。坐俟者盈屋。福姑婉告諸債家曰。我家男子。負債纍纍。今歲料渠必不返。諸君幸勿久延。更擇其負欠多於我家者而索之。我家雖貧。決非負人者。或者明歲元宵時。能籌些許也。債家中有慈善者。憐福姑貧。聞福姑言。掉頭竟去。其桀驁者。則揎袖攘臂。叫囂不已。福姑皆忍不與較。惟聞人家辭年爆竹聲。與索債者嗔呼聲相答。至夜分。債家始散。福姑略事灑掃。取隣家所贈臘梅供瓶中。以送其可憐之歲。至元旦天甫曙。涓漁近村。則門前桃符已易新者。門聯亦

鮮紅非舊物矣。福姑整妝立門首。觀渭漁循例對作相賀語。伉儷歡如。蓋債家去後。福姑佈置其新年之種種。荆釵布裙。雖破舊却無寒賤相。蓬門茅舍。雖淺陋却無齷齪相。渭漁既入。福姑滿斟濃茗以進。笑謂渭漁曰。我不慣作新年吉祥話。然不能不爲君進一祝。惟祝君前途幸福。如此杯之圓。如此茗之滿。渭漁欣然曰。謝卿厚祝。果能得圓滿之幸福如卿言者。願毋忘今日。福姑與渭漁度此窮苦中之愉快新年。瞬經五日。是日之暮。渭漁方擁爐火與福姑話今年之生計。忽聞排闥聲甚急。福姑晒曰。幾見如此債家。今者剛度新年六日。便向人家索債耶。扉啓。則來者非債家。郵使耳。渭漁亟啓函。蓋渭漁有總角交。爲橫濱某公司之經理。與渭漁別十餘年矣。至是聞渭漁貧。馳書招之。且附旅費焉。渭漁乃偕福姑往。某日。日本郵船會社之輪

船地洋丸。遂穩載此一雙貧賤夫妻。東渡橫濱港矣。

既東渡橫濱港。渭漁遂爲某公司之書記。賃屋於橫濱。以居福姑。自是渭漁之家况漸蘇。福姑復量入爲出。井井有條。一夕。渭漁從公司歸。福姑爲之料理晚餐。餐既竟相對話往事。且悲且幸。福姑謂渭漁曰。吾兩人艱苦備嘗。今始稍入佳境。然弗可因是而陷於逸。逸則惰。惰則驕。驕則貧賤立至。君今固有職業。我則坐享其成。以一人之入。而兩人出之。曩者閉關鎖港之時代。固有此制。今者世界愈文明。生活程度因而愈高。誠不宜有此也。吾將肄業於保姆學校。學成供職於幼稚園。或可稍稍輕君之擔負。渭漁然福姑言。遂使福姑習保姆。福姑學既成。以公司之介紹。爲上野幼稚園之保姆。月薪三十金。家計因之而益裕。此一雙伉儷。遂脫貧賤之厄。而躋安樂之境矣。

清血解毒

清血片

每瓶六角

凡人身之血脈猶江河之行
地江河淤塞則水流不宜有
橫決之患血液不清則疾病
叢生無健康之樂故古之治
病必治其本欲治其本必當
清其血液血液清潔則赤血
球日增因之抵抗力日強種
種疾病即無由發生故衛生
家之對於清潔血液視為當
務之急也

治痰止咳

粹華杏仁精

每瓶四角

杏仁精為治痰喘氣急之
聖品功能瀉肺解肌除風
散寒降氣行痰潤燥消積
凡咳嗽痰湧上氣喘促時
行頭痛上焦風燥等咸可
服之 服法每服五滴開
水沖淡
如加數滴於飲食品中並
可為芳香消化之補助品

粹華製藥廠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親仁里口

分銷處各埠大藥房

(74)

增智 廣囊 補

吳門馮夢龍重輯增廣智囊補二十八卷。上自聖哲。下
逮遺佚。分類十部。無一事不出人意表。而其見理之確。
處事之明。合乎明哲保身之指。披閱一過。足以益人神
智不少。

▲一冊定價五角五分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補 (22)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另編新學制小學課程說明書附用樣張函索即寄)

新學制 初級小學 國語教科書

全書八册 (一册已出)
每册一角 (七折發售)

蘇州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及尙公學校各教員供給
材料

全國教育聯合會學程起草委員會國語學程起草

者尙公學校校長吳研因等編纂

前北京大學教育科教授朱經農碩士心理學專家

唐鈺博士等校訂

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學程起草委員會草擬的課程綱要，其中國語一科，經各省有名教育家訂定，並非一人一時的計劃。本館照這綱要編輯本書，特點如下：

(一) 本書用字，由本館教科書編纂委員會調查選集，分別最要次要，逐漸編入，分配極勻，凡稍含抽象意義的字，絕對不加入，就是普通的語助字，因為兒童較難了解，從下半册起纔加入。生字旁均加注音字母。

(二) 語體文講解誦習，都很容易，所以全書分量，比向來出版的加得很多。就第一册說，共和國文教科書五百七十一字，新法國語教科書六百六十字，本書却多至二千一百餘

字，分量增至四倍，而生字祇有二百三十六，課文長生字少，所以教學絕無困難。

(三) 生字辭句複見次數很多，例如第一册生字均平複見九次。複見方法，先繼續出現，後間歇出現，極合練習過程的學理。

(四) 內容兼顧文學和語言兩方面，並於不悖文學原則的範圍內，插入與他科聯絡的教材。各類應有盡有，不合兒童生活的一概不取。

(五) 取材行文均極活潑，教材多可表演，句法也極合兒童語言自然的次序。

(六) 第一年就有合於兒童想像生活的童話詩歌，第四年則多合於兒童現實生活的傳記小說。——這是與歐美各國教科書相同，中外各教育家心理學家都很以為是的。

(七) 形式極美，第一册有兩幅彩圖，第二册以後也酌加彩圖。

總之，本書的基礎，建立在新學制新學程以及新教育新學說上，斷非盲然從事的教科書可比。書中教材，美不勝舉，茲從略。

名家小說節本 復活

風

南赫留道甫在大學讀書。這天放了暑假。就到姑姑們家裏避暑。一邊還要写一篇「土地私有」的論文。這時候，他姑姑的家裏有一個青年女子，名叫喀瞿莎。生得異常美麗。這個喀瞿莎到他姑姑們家裏來。却也有一段小歷史。喀瞿莎是個無父的女兒。母親未曾出嫁。却已養了六個孩子。五個已死。單剩得這第六個。喀瞿莎的母親是在兩個老小姐家裏做女僕。兩個老小姐就收養了喀瞿莎。做一個安慰娛樂的東西。這兩位老小姐就是南赫留道甫的姑姑。

南赫留道甫自從到姑姑家裏來以後。瞧着這個活潑美麗的喀瞿莎。不覺生了愛情。喀瞿莎鎮日同這位少年伯爵混在一起。當然也種下了情苗。不過這時他們倆的愛情。可是很清潔。毫沒有滲雜一點欲念。兩人相聚不久。就分別了。這一別整整是三年年頭。

三年久別之後。南赫留道甫當了軍官。要出去打仗。路過姑姑們的家。順便就想小住幾天。喀瞿莎這時候更出落得明媚了。南赫留道甫一直住了四天。可是在這離別的前一夜。他們兩個就造下了一段孽緣。臨走的當兒。南赫留道甫還拿了一百盧布給喀瞿莎。照他的心意。這一百盧布。就算遮羞的錢。

幾個月後。南赫留道甫回到聖彼得堡。經過姑姑地方的車站。却因急務。不能下車。喀瞿莎得了這個消息。遂決定要跑到車站去見他一面。因為伊快要生產了。若是這次不告訴他。以後難得有這樣的機會。無奈這天正遇着大風大雨。喀瞿莎的路又不熟。所以趕到車站的時候。車子已開。伊瞧着南赫留道甫坐在車窗口。只能說話。明是想趕上前去。又被一個車守推了伊一下。所以落了後。但是伊還是狠命的追着。車子去遠了。

纔止步站着。哭道。「竟走了啊。」伊腹中的小孩子。不久便出了世。但不久便死了。

自此以後。喀瞿莎就墮落下去了。在小孩未生以前。伊因着畏羞。所以吵着要脫離老小姐的家庭。脫離了以後。不久便沒錢用了。只得尋工做。但是一方面却走到墮落道上去。了。有一次。困頓極了。正在介紹部中找工作。忽然有一個貴婦一樣的太太。很注意伊。並且極懇懇的與伊交談。這是喀瞿莎墮落到最下層的導引員。老古語說。光陰似箭。這句話可以借來放在此處。不過這一箭却飛了八個年頭。第八年上。久別未晤的南赫留道甫。做了陪審員。這天所審的是

三個罪犯。其中有一個就是喀瞿莎。

但是這時候的喀瞿莎。改了名叫作瑪司洛娃。所犯的罪名。就是謀財害命。因為瑪司洛娃後來當了妓女。有一個富商到伊那裏去。忽然被人毒死了。謀死人的正凶。倒並不是瑪司洛娃。先是瑪司洛娃厭惡這個富商。巴不得他快點睡熟。這時候有人拿了一包藥。遞給伊。說是催睡藥。瑪司洛娃就給那富商吃了。不一會。富商就死了。瑪司洛娃被提帶公堂裏。裁判官問伊的口供。叫伊替自己伸辯。瑪司洛娃不則聲。只抬起頭來。四面一瞧。苦歎一聲。就哭起來了。同時也有一個別人發了禁不住的悲聲。那就是八年前誘污瑪司洛娃的軍官

南赫留道甫。但是瑪司洛娃不知道南赫留道甫是陪審員之一。就是見面。也不認識。就是認識。也不希奇。因為這幾年來。瑪司洛娃受了下流派的薰陶。一點真靈。早已矇蔽了。却只知吃煙喝酒。索人的財物。

却說南赫留道甫這回親眼聽見八年前的喀瞿莎。此刻竟墮落到了這一步。心裏頓時受了兩種打擊。一是感情方面的打擊。一是良心方面的打擊。自此便十分懊惱。想來想去。只有鼓起勇氣。決定贖他以前所犯的那樁罪案。因為若不是爲着那筆案子。喀瞿莎就不能變作瑪司洛娃了。

他贖罪的第一步。就是到監牢裏去

看瑪司洛娃承認他的過惡。但是瑪司洛娃並不認識他。後來說穿了。瑪司洛娃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只覺得他也是從前用金錢買伊做娛樂品諸人中的一個。第二步就是請律師代伊辯護。但是伊的罪已經判

定了。第三步就是陪伴伊一路受那充軍的罪。他們充了很遠。沿路之上。凡是瑪司洛娃的事。南赫留道甫却一一細心安排。小心照拂。瑪司洛娃漸漸被感。變成了一個新人。他們還未走到西伯利亞的時候。南赫留道

甫所請的律師。和他的姑姑們。一齊上了一個呈子。果然蒙皇上赦了瑪司洛娃的罪。南赫留道甫却因着一路親眼所見的事情。參合聖書的道理。悟出了很多真理。

呵 呵 錄

某兒寓居天津。甚頑皮。其母恐其闖禍。一日有直軍礮隊過其門。母特警告之曰。聞近日直奉將開戰。此隆隆而過者。礮車也。兒牢記在心。厥後風聲日緊。其家避至上海。晨起。聞礮車拖過。其聲隆隆然。兒大驚。告其母曰。母乎。直奉今日又須開戰矣。母不聞礮車隆隆而過乎。

數學教員上講堂教數學。教至加法曰。一和一得二。有一小學生抗聲而起曰。先生誤矣。一和一得三。我請證之。我家有一阿哥和一阿嫂。今年得一阿姪。非三人而何。

又一日。教至乘法。教員曰。兩和兩相乘爲四。此小學生思索良久。忽然悟曰。是矣。是矣。我家阿姊去年嫁一姊丈。兩人非常和睦。今歲雙生兩外甥。成四人矣。

通易信託公司 銀行部營業廣告

本公司自民國十年七月成立資本總額國幣二百五十萬元實收一百二十五萬元公積金一萬九千餘元分信託與銀行兩部專營各種信託與銀行業務佣金利息特別克己辦事手續力求簡捷諸部重要營業分項列左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

信託部 承辦股份債票 經營公私財產 介紹證券買賣 辦理買賣房地 代理過戶註冊 調查企業事項

銀行部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 儲蓄存款 拆票放款 信託存款 抵押放款 貼現放款 押匯放款 各處匯兌 買賣貨幣

通易信託公司代理買賣國內外有價證券廣告

本公司代理買賣國內外有價證券極蒙 顧客信任計全年代理買賣內國公債之數達一千萬以上誠因資本雄厚佣金克己信用昭著買賣便捷交易公允消息靈確方克臻此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地址上海北京路山東路四一二七一號營業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午時至五時止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七六一四 經理室 中央四〇〇二

營業室 中央六〇一六 洋文 Telephone

總經理 黃溯初

副經理 錢才甫 周守良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慈母之良願問

幼兒保育法 一册一角

是書為婦女叢書之一。備言幼兒保育之方法及原理。共分六章。所列事項。皆切於日用。并參照我國社會情形。及普通家庭經濟能力。而定其設備之方。雖鄉僻之家。亦易於實行。洵為育兒學中最簡易最切實之良書。

育兒問答 一册二角五分

是書亦為婦女叢書之一。以問答之體。裁闡育兒之原理。無臭不宜。無疑不解。於幼兒之如何營養。如何調護。宜忌應如何注意。疾病應如何預防。推闡曲盡。應有盡有。家有寧馨兒而求其聰強健碩者。不可不讀。

商務印書館發行

炸藥案

癡靈

在一個陰森夜裏。半明半暗的月光。照着黑暗的街角上。勃爾賽放下他的工作。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向他同伴道。這種工作。真是氣悶。但是究竟爲着什麼原因呢。內中有一位名叫克其拜。聽他發出這種疑問。立刻抬起頭來。用很熱誠的眼光。望着他答道。爲着最大的原因。爲着我們克梭利族的光榮。勃爾賽點一點頭答道。朋友。誠然不錯。但是這目的那一天才能達到呢……他說到這裏。再也不說了。只打起精神。重行工作。

諸位要知這般人所做的工作。誠然是一種驚天動地的事業。這事業的發起人。便是克其拜了。他本是克梭利族的子孫。家中很爲富足。在英格蘭管着許多的產業。他從小便是個放蕩不羈的孩子。把束縛人的宗教。絲毫不看。在眼裏。以後閱歷多了。眼光也就漸漸的變了。

却說這時英國皇帝是傑姆士第一。貪得無厭。不顧百姓

死活。鎮日價派一班侍衛。分頭到民間搜索。不問車馬樹木。擄掠淨盡。可憐無辜的百姓。只得敢怒而不敢言。在這些百姓裏。克梭利族受的苦也不少。克其拜這才下定決心。鼓吹人民革命。他想要在國會開幕的那一日。點上炸藥。把皇帝和那班議員通通炸死。他定好了計畫。只知會幾個切己的同志。商議進行方法。他們在千六百零四年五月一日。在克其拜府裏。立下重誓。嚴守秘密。當時擇定地點。開始工作。恰巧在議院隔壁。有一所房子空着。房主人名叫費裏士。勃爾賽就把他租定。假裝着是英王侍從。所以常常在朝中做事。不能回來。使人不起疑心。可惜剛租好了沒多幾日。正在預備鑿穿地道。以便埋放炸藥。英王傑姆士忽然下一道命令。指定這所房子。做他朝臣的會議所在。他們無奈何。只得捨却這裏。另籌別法。議院的後身。有一座殘破的建築物。一向沒人居住。蛛網

塵封門可羅雀。這便是他們第二個機會了。他們在黑夜裏悄悄的把炸藥及導火物運到這裏。幾個人躲在這破房子裏用力工作。白日挖鑿。夜裏便把泥土運出。棄放在糞草堆裏。大家輪流休息。派費克斯在外面守衛。以防不測。並且貯藏許多雞蛋乾肉在裏面。免得搬運食物。惹人注意。

他們工作了幾日。方才發現這條路足有三碼多長。憑他們這幾個人的力量。如何可以穿得過去。大家想到這裏。一個個垂頭喪氣。放下鋤子斧頭。一言不發。忽然頂上搭搭的連響了幾聲。衆人齊吃一驚。心想莫非這事洩露了。有人來逮捕我們罷。費克斯挺身說道。大家不要驚慌。待我出去一看。便知分曉。說罷。從黑暗中摸索着走出去探望。不多一會。他却是滿臉笑容回來了。很高興的向他們道。我們的機運來了。原來是一個人在那裏賣煤。等到煤賣完了。煤窖便空出來了。內中有一個很失望的問道。這事與我們有什相干呀。費克斯笑答道。呆鳥。你要知道這

煤窖便在議院房屋的地底下。我們只須得了這個所在。大功即便告成。那時節只要把炸藥往裏一堆就完了。大家聽完這話。一個個歡欣鼓舞。拋棄工作。立刻由費克斯出面。用勃爾賽名義。把這所地窖買下。費克斯便假裝是勃爾賽的家人。因為勃爾賽在當時很有名望的。

不消多日。三袋炸藥便雜在柴薪裏搬到地窖中來。各事都佈置妥當。只須火柴一燃。便可了局。但是國會開幕還在十一月。這般人只得各回本宅。坐待時機。不料在這當兒。一般黨人。除却克其拜。都因為敲詐勒索。被英王拘禁起來。他們不得已。多約了幾個有錢朋友出來幫忙。於是他們的計畫。曉得的人也就漸漸多了。

歲月如馳。轉瞬間國會開幕的日期快到了。他們把所有克梭利族的議員及官員。開上一個單子。預備在當天早上通知他們。免得玉石俱焚。費克斯擔任引火的事。並且備好一隻船。載他到福蘭德爾。提一枝克梭利軍來救英國。

最後加入的一位朋友。名做苔那。他有一位親戚芒推葛爾爵士。這日是必到議院的。他良心上過不去。便悄悄的知道了他。

國會開幕的前一日。芒推葛爾爵士另外和一個爵士。假裝着到議院裏看看。隨便走到地窖旁邊。只見費克斯守着一大堆木柴。在那裏坐着不動。爵王道。你們主人存着好多柴火呀。費克斯一聽這話音有點不好。莫非他們已經看破我們的行徑。只得勉強敷衍一番。等他們走過。立刻去報告勃爾賽。勃爾賽還是不以為意。

十一月五日這一天半夜裏。費克斯曉得時機到了。硬着頭皮鑽入地窖。正在啓門的當兒。突然有幾個兵士。從背後把他抓住。他雖奮鬪多時。那裏抵擋得過。兵士把他身

上一搜。這才搜出火柴藥線等物。可算得是證據確鑿了。英王傑姆士立刻開御前會議。帶費克斯審問。費克斯知道無可抵賴。便一口承認爲民請命。要謀害皇位。但是問到他的同黨。他只咬緊牙關。一字也不肯說。後來英王發怒。傳命嚴刑拷訊。可憐費克斯受盡種種慘酷刑罰。無限痛苦。總是不肯開口。如是整整挨延了四日。直等到黨人在各處舉起義兵。這時也用不着他說了。以後戰爭多時。黨人力量薄弱。支持不下。死的死。傷的傷。連幾個重要人物。如克其拜勃爾賽等。都血戰而死。費克斯也就上了斷頭台了。拿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竟然如此消滅。你道可惜不可惜呀。



總發行海上五洲大藥房



人造自來血

強補身血 壯健心胃 咸男女宜 效驗如神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舒震東發明
三度改良

農商部註冊
特許專利



特點

- (1) 一次可複印七八張
- (2) 字跡鮮明
- (3) 機械堅固耐用
- (4) 使用極靈便學習不難

華文打字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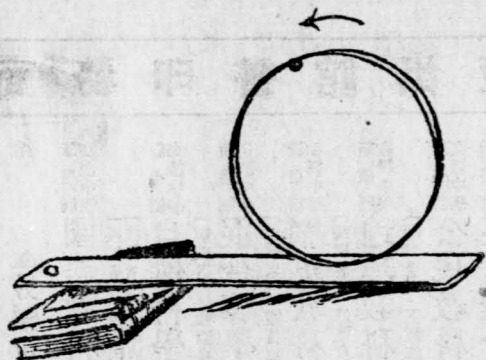
每具實價二百四十元

官廳……公司……學校
團體……機關……家庭
均應購置一具

上海商務印書館製

科學遊戲
紙輪上板

培



輪子下坂。是不希罕的。若能使他上坂。這就奇妙了。這到底借電氣之力、或蒸氣之力、還是別的衝鋒的法術呢。不是的。這是輪子本身的力量。試說明其製法如下。

用厚畫紙、或波路紙、兩端糊合、像輪形。但須注意做成十分圓滑。輪的內部掛一小錘子。用鈕釦或小石做都可以。

再在桌上放二三冊書。用一片光滑的木板。斜臥在書上。將輪子掛錘的方面朝上邊。放在板之低處。如圖中所繪的箭頭的方向。畧為旋動。這輪子就可上板。這全是錘的力量啊。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另編新學制初級中學課程說明書附用書樣張函索即寄

新學制 國語教科書

六 (第一册) 三角半

【編輯者】 吳研因 范祥善 周子同
【校訂者】 王岫廬 朱經農

新學制 自然科學教科書

四 (第一册) 四角

【編輯者】 杜亞泉 鄭貞文 高詒

新學制 混合算學教科書

六 (第一册) 六角

【編輯者】 段育華

新學制 歷史教科書

二 (第一册) 四角

【編輯者】 傅運森

新學制 地理教科書

二 (第一册) 四角

【編輯者】 王鍾麟

新學制 公民教科書

二 (印刷) 中

新學制 英語教科書

四 (第一册) 六角

【編輯者】 胡憲生

初級中學 英文法合編

四 (第一册) 六角

【校訂者】 鄭富灼 王岫廬

各書款式概用橫行，加新標點，插圖極多，紙張印刷，均極精美。

新學制初級中學的最大特色，在教科上採用混合制。本館依據這種規定，聘請各科專家，編成新學制初級中學全部教科書於混合之中，仍稍寓分析之意，俾便教學。例如自然一科，一册以生物為主，其他各科為輔；二册以物理為主，其他各科為輔；三册以化學為主，其他各科為輔；四册以化學物理為主，其他各科為輔。因此各校教員，仍可照前分科擔任。除國語科語文並用外，一律用簡明語體，減少學生了解文字之困難。

荒服鴻飛記 (八續)

天游

第九回

黃金散去拔谷歸心 旨酒儘來慕圖落魄

拔谷地處裏海之濱。城據峻坂。原屬拜火教徒策源之地。爲揮發油出產區域。民殷國富。足可有爲。只因連年饑饉。游至。小民生計就窘迫起來。平時到也罷了。現在接壤的幾個都會。早已赤化。烽烟四起。城市爲墟。愚民無知。爲救死計。自然容易受匪人煽惑。就是將來的危險。也不復能計。吳德溥等一到拔谷。知道有些不妥。眼看着這天富之國。將成灰燼。也是慨然。卸裝之後。吳德溥囑咐哈沙小心保護盧雪姊弟。一個人上電局來。一路上見那人心浮動景象。知道大亂將至。到了電局門首。剛要進去。耳中忽地聽得遠遠起了一陣槍聲。再仔細聽去。却又寂然。只是遠市人聲異常嘈雜。他雖是個膽大的人。却因他經喪亂。不覺躊躇起來。深知自己在莫斯科所做的事。赤黨中八十

分切齒。起初以爲到了拔谷。已經脫却網羅。現在纔知道大大不然。此種亂象。即是赤黨暗中用金錢造成。亂事一起。即有人來拿我。原定在拔谷稍事休息。再行首途。現在不得不設法立時他徙。主意已定。手中紙烟已經滅了多時。只因潛心思索。所以不覺。於是擲却烟尾。走上階來。一到門邊。忽然看見石柱上粘着新貼的佈告。停足一看。正是通緝他的一道賞格。用大字印着。如有人能生擒他。解交蘇維埃政府。給賞十萬盧布。下面還懸着二萬五千盧布的賞。訪拿英國女子孟馥蘆雪。吳德溥讀了一遍。纔知道赤黨的權力果是利害。已經比他先一步到了拔谷。料不到向來看作世外桃源的拔谷。受了飢饉的逼迫。也成了赤化。真是出乎意外。想到這裏。閉閣的向口袋中掏出了一支紙烟。用火吸着。隨手將戴的絨帽向傍推了一下。背着手向賞格點頭。微笑道。啊。居然我也有人懸賞通緝

起來。這十萬盧布。爲數也是不少。若不爲別事束縛。我倒很想上莫斯科。向蘇克洛夫夫親取這宗賞銀。若是他見我走進去找他。不知道要怎樣的慌張哩。只是懸賞訪拿盧雪的事。却罪不容恕。我知道這都是蘇琪的意思。將來遇着他。必得同他算這筆帳。說着。向裏面走去。一進門。是一間極大的報房。收發電信機很多。只是商業停頓。所以大部份空着沒人管理。這也是發生鉅變的先兆。吳德溥並不停步從長廊裏一座極寬大的雲母石樓梯。到了二層樓上。找着一座門。推進去。是一個大房間。進了房間。隨手將門闔上。裏面就是局長室。進局長室一看。靠窗放着公事桌。桌邊坐着個濃鬚赤臉的英人。靠着安樂椅。將一條腿攔在桌邊。腿傍放着一只大酒杯。一瓶水。一大瓶爲司格酒。這時候正是一千九百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山風凜烈。天時異常寒冷。室中雖沒有生火。他却連鞋同領子都沒有穿。外衣也擲在一邊。只有一件汗衫。還熱氣蓬勃的。一眼看見吳德溥。不覺笑逐顏開叫道。你真是個魔鬼。竟

沒有給他拿去嗎。這一回看見些美女子沒有。那些女人都餓死沒有。不餓死。想也是消瘦不堪的了。吳德溥摘下絨帽。脫去大氅。口中答道。慕圖。我走了兩個月。你怎樣還坐在原地方。難道沒有走動過嗎。快分一盃酒我喝。我好久沒喝酒了。慕圖笑了一聲。在抽屜內又拿出一個酒盃來。連酒瓶推給他道。請。你在莫斯科。究竟幹下什麼事。他們這麼下死勁的要你回去。吳德溥笑道。我此番上莫斯科。原是替英法意三國資本家向那裏銀行取回價值數百萬的一宗證券。還有波斯王的一筆押品。都是在銀行裏的。雖然沒給赤黨抄沒。却也沒有人敢去取出境外。我去就是辦這一件事。慕圖道。這樣看來。大概羅斯欽他們也想這件東西。吳德溥道。是的。他們都知道這宗證券是在莫斯科。證券中的資產。也有在西伯利亞的。也有在拔谷波斯的。聽得赤黨已經把他悉數賣給德國銀行。若是德國銀行得了這宗證券去。便可以吞沒這宗資產。原主再沒有方法同他爭持。我走之後。大概赤黨政府就知

道證券給我帶走了。所以從前保存證券的范雪洛夫。竟給他們殺死。通緝我也是爲證券的緣由。慕圖道。我的誇耀的萬幸之主呀。那個女子呢。吳德溥聽見慕圖用波斯王給他的尊號。給他開玩笑。不覺大笑起來道。這是另外一件事。這個英國女子。是他們執行部裏的部員。想劫取的。我從那部員手底奪回。連着他的兄弟一起救護到此。現在看着那賞格。纔知道這劫他的人。至今沒有心死。竟會同我一起通緝起來。真是奇談。慕圖自己斟了一盃酒喝着道。這也是東方民族的常事。我也看見那張佈告。那佈告是今天早晨纔粘出來的。街上各處都有。那女子的確是英國人嗎。我記得賞格上寫着他的姓氏。他姓孟什麼。吳德溥道。姓孟馥。名字是蘆雪。他父親是個英國銀行總理。我到莫斯科。他已經去世。俄國的英國僑民。你都認識的。諒來你也認識這人。慕圖臉一紅道。我知道他在俄國。他的姓氏。電信上常見的。我真的怎樣把他忘了。這女子是他女兒嗎。靖。你這件事辦得真好。我同你喝一盃。你

也斟滿了。說着舉起盃來。一飲而盡。吳德溥看着他。很是生憐。想起從前隨着父親上俄國來。勘尋石油礦的時節。雖在幼年。已經認識慕圖。常常遇見他。他的蹤跡。却飄泊無定。但是總是替人家主任電信。有時落魄起來。就是收發電信的微職。他也肯就。論起電信上知識。歐洲印度之間。沒有趕得上慕圖的。各國語言。都是精通。這種人材。應該得意。只因嗜好太深。儘貪着盃中之物。所以到了目下。竟成了一個棄材。到俄國皇室傾覆。他剛好飄流到此地方。政府知道他是個個中健者。纔拿這個局子交給他。一則因爲他是個寓公。不隸黨籍。二則比別的主任收發得快。縱使地方政府中。人有些升沈。他却還有一個噉飯之所。只是看着這般縱飲。可見他的積習未除。想起人材難得。時局顛危。不禁暗歎。因問慕圖道。通緝公文。是莫斯科來的。這樣看來。局中北線尙通。慕圖道。北線當然通的。全城的人。已經赤化。從前反對漢斯欽的人。現在都順了過去。聽說莫斯科新近運來百萬盧布。作爲運動費。昨天來

了三個專電。在中途耽誤了四天。然而居然通了。現在我這裏還有底稿哩。吳德溥問道。南線怎樣。我可以發一個電上德黑蘭（波斯首都）去嗎。慕圖大笑道。你要同德黑蘭通電。還是同月球通電快些。這裏同基富利（高加索首都俄國通波斯要道）的電不通。已有六七天。不要說更南的地方了。現在拔谷已入洪爐。昨天有個矮胖漢子來此。同莫斯科通電。他吹着要把拔谷的資本家在七天以內掃除淨盡。這個人不像是拔谷的土著。他去電上簽的名字。是蘇琪。吳德溥聽到此處。趕忙問道。這蘇琪是有鬍子眼睛像豬一般的矮胖子。慕圖道。有什麼不是。吳德溥道。這樣看來。他比我先到一天。慕圖。這個人就是想劫蘆雪同主張通緝我的人。他從千里以外追蹤來的。慕圖道。話雖如此。恐怕未必專為你們兩人。我從他去電看來。他此來關係很大。是替赤黨做專使。探聽拔谷人和戰消息的。靖。你是個聰明人。猜猜赤黨為什麼一定要收買這拔谷。吳德溥道。那自然是爲了揮發油的緣故。慕圖道。對

啦。這種既可以當燃料。還間接可以供給他們金錢。這一來。黑鎮白鎮裏所有提煉廠。都可以充公。雖然這兩年廠裏常常鬧風潮。却還沒有大大損失。所有出品。供給各公司應用。還是有餘。所以若是給赤黨拿去。這按年幾百萬的進項。到是大宗收入。蘇琪到此。就爲此事。吳德溥道。我進來的時節。已經聽見有些槍聲。雖然立刻平靖。也很是不妥。亂象已見。慕圖。你作什麼打算。慕圖歎道。華年不再。來日大難。我流浪餘生。還有什麼奢望。只要他們還用得着我。這裏還有些僱來的旨酒。我也便且住爲佳。至於你同孟馥姑娘。却以早離此地爲是。亂邦不居。又何苦流連着惹禍呢。吳德溥道。我本來想立刻就走。只不知此地有上波斯灣的船沒有。慕圖道。你想從海道走。是不能的了。所有船隻。悉行拘捕。留作戰時應用哩。吳德溥道。火車呢。有上基富利的火車沒有。慕圖道。上星期還開過一次。後來就停了。聽說鐵軌拆去一段。電線也斷了。你們還是用馬走罷。吳德溥道。既是如此。用馬便了。只是我勸你也同

行罷。這裏凶多吉少。若是果真赤黨來了。他的對於英國人。感情很是不佳。你留此地。很是危險。恐怕連生命都危險哩。慕圖道。我的生命本來不值什麼。年邁之人。怠於遷徙。此地尚稱安樂。三月以前。麥肯沁走時。還送我許多旨酒。有酒澆愁。人生難得。並且此間政變。已經多次。他們深悉我的爲人。向來沒有更易。此番諒來亦無變更。又沒有仇人購我首級。又何必無事自擾呢。吳德溥道。亂世那有公理講呢。勸你同我們上德黑蘭。那邊印歐電局必能安插。慕圖搖頭道。我的名字他們也都知道。從前已經給他們除名過十多次。難道我還去乞憐嗎。吳德溥站起來道。你也太固執了。有生路可尋。你又何必自尋絕路呢。說着。又問慕圖現在此間英僑還有幾人。慕圖道。不多了。自從德僑得志以後。全都生了戒心。漸漸走了。聽說赤黨的錢。還是德僑墊出的呢。你走了嗎。吳德溥道。正是。現既有人懸賞通緝。我又何苦給他們得這十萬盧布的機會呢。慕圖道。且慢。你認識此間領袖糜采羅嗎。記得你北上以前。

曾經同他會面過一次。向他要過護照的。吳德溥道。見過他的。怎樣。慕圖道。兩天以前。他來問我。接到你電信沒有。你要提防着他。恐怕蘇琪此來。一切就是同他接洽。難保沒有提到你。他一則貪着賞銀。二則想攪你的證券。有馬趕快立刻首途。自從北部通電偵查你的蹤跡。我日夜替你擔憂。這幾天不敢輕離此地。一半也是爲你。吳德溥道。深謝你的厚誼。候食品馬匹備齊。立刻首途。慕圖又在懷中取出一個名刺來。遞給吳德溥道。你去找他。此人是五年以前從倫敦來的。很可靠。他姓白朗。我想你要的東西。他總可設法。吳德溥道。很好。這一來又省了許多光陰。來得及今夜或者可以動身。說着。忽然聽見遠遠地轟的一聲。電局窗戶都有些震動。失聲道。啊。這不是油櫃炸裂的聲音嗎。慕圖道。大概亂民在那裏攻擊提煉廠哩。兩個人都記起一千九百零五年韃靼同亞美尼戰爭時。轟燬油櫃的那回事。不覺都有些寒心。吳德溥辭了慕圖。剛要出去。忽地立住。在懷中取出一個厚厚的布包來。交給慕

圖道。這就是我從莫斯科取到的證券。現在暫寄你處。走的時候。再來向你索取。慕圖接過去。隨手向抽屜內一扔。依舊擱起腿來。拿起酒瓶。一手摸着嘴上的濃鬚。哈哈大笑。放心罷。他們萬想不到我這裏有百萬金的資產的。吳德溥皺着眉頭道。若是不見我來。却要請你替我走一走。趙德黑蘭把他交給英波銀行了。以竟我的未竟之志。好

朋友。請你允許了我。使我放心。慕圖聽說。要他上德黑蘭去。不覺打了一個寒戰。搖頭道。不成。我不能輕許你。那道路上的難走不用說。就是那德黑蘭也不是樂土。我曾經宣誓不到那裏的了。吳德溥把胸口鈕子扣上道。你不是今年只有五十九歲嗎。慕圖叫道。六十五歲了。你知道我是貪杯的呀。吳德溥道。放心。我來取便了。（待續）

近世
奇書

元史演義

六冊 一元四角

通體筆墨酣暢與會淋漓於胡元一代興亡始末
大體亦已瞭然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小說考源

胡寄塵

中國小說發源甚早。而頗難其定始於何時。蓋古之所謂小說非後世之所謂小說也。小說二字。見於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者流。出於稗官是也。可知古時立稗官以採街談巷語。用以觀治亂得失。與立採詩官之採詩。用意正同。然則當日之所謂小說者。殆今日報章所載各省新聞及本埠新聞也。故小說又稱野史。野者對朝而言也。在昔君主政體。以朝廷爲本位。歷史所紀。皆一姓之興亡成敗。及一朝之典章制度。民間事無與焉。其記民間事者。則謂之野史。亦卽古小說也。而同時復有一種寓言。託物寓意。如莊周之蠻觸。孟

子之齊人妻妾等是也。大抵周秦諸子。幾無不有寓言。唯片言隻語。未嘗成爲獨立之短篇小說。遞演而爲陶淵明之桃花源記。已具小說格局。唐人宗之。如南柯記枕中記等皆是也。再有一種神話。發生亦甚早。與前二者難分先後。如逍遙游中之鸚鵡。亦神話之類。不過別有寓意。非純然以荒唐資談耳。鄒衍談天。卽神話小說之淵源歟。由此可得研究之門徑。先將小說分爲形式及實質而研究之。今先論實質。實質可分爲三派。一野史派。二寓言派。三神話派。野史卽所謂出於稗官者是也。漢志所載周

紀周考虞初周說。是野史之最古也。惟其書不傳。今所傳者。以劉向之列女傳爲最古。此後晉人作者甚衆。而風氣亦漸變。大抵野史類之小說。自發生以至今日。共經過四時期。第一時期。人事皆真。不過係民間之事。或宮廷瑣碎之事。不記於正史者。故謂之野史也。第二時期。人真事假。即捏造假事以資點綴而動人聽也。如唐人虬髯客傳。事多不實。然李衛公。太原公子。固實有其人也。即三國演義中之曹操劉備等。水滸中之宋江。亦皆實有其人也。不過孔明借東風。宋江吃屎。決非實事耳。然而去野史猶未遠也。第三時期。影射人名。即記實人實事。或虛實參半。隱其真名而別造一假名是也。如紅樓夢一書。某人指某人。某事指某事。說者紛紜。然究爲影射與否。亦未敢武斷。其較可信者。

則爲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爲汪容甫。品花寶鑑中之田春航爲畢秋帆。史南湘爲蔣若生。屈道翁爲張船山是也。然此風非始於清人。明人已有之矣。

第四時期。則爲人事皆假。所謂子虛烏有是也。此種小說以近人所作爲多。野史類之小說。自當以寫實爲唯一之職志。若人與事皆爲憑空捏造。尙何價值之有哉。次述寓言。寓言自周秦諸子而後。以陶淵明桃花源記最與近日之短篇小說相似。又如柳宗元之種樹郭橐駝傳。捕蛇者說。亦即此一類之小說。不過自桃花源記以下。後人皆闌入文集。而不名爲小說耳。後世之寓言小說。當推鏡花緣爲第一巨著。再述神話。神話皆荒唐無稽之言。亦初民時期所應有之思想也。中國此種小說。以山海

經爲最古。此書不知爲何人所作。或謂爲大禹作。或謂爲伯益作。是決不足信。蓋不特書中地名如桂林等非夏時所有。卽其文亦不似夏書之渾渾也。今所通行本。有晉郭璞注。或亦謂爲晉人所撰而記名禹與益者。山海經後則爲穆天子傳中事實。本於列子。然列子之書。亦爲後人所依託也。復有海內十洲記。神異經。皆題爲東方朔撰。而前人已辯明其爲假託。然則此類小說究始於何時。殊難斷定。大抵謂爲盛行於晉代。則近是耳。至其思想之淵源。則當溯諸於鄒衍談天矣。經晉唐以來之遞變。演成聊齋志異閱微草堂一流。幾占小說中之一大部分焉。（說狐始於晉人）

如西游記。唐僧實有其人也。取經實有其事也。是野史也。孫悟空。豬八戒。是神話也。或謂此書亦有寄託。卽道與魔之交戰是也。然則又爲寓言矣。以上所述。均係從實質上觀察所傳者。以下再言形式。至如在形式上言。亦約分三類：一曰記載體。卽今人普通所謂筆記小說是也。大抵宋以前之小說。只此一體。二曰演義體。卽今人普通所謂章回小說是也。始於宋人。三曰詩歌體。卽傳奇彈詞等類是也。試詳言之。記載體自最古之小說以迄今人所爲之筆記。均屬此類。其中獨立成爲短篇者。大半被前人劃入文集之內。而不名爲小說。惟張山來輯虞初新志。獨從文集中奪回。使復歸入小說領域。是爲創見耳。演義體始於宋仁宗時。天聖嘉祐間。國家開

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每事之首。則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而通體悉用白話。謂之平話。今演義小說開首云話說云云。猶沿其舊。然在當時大抵係優人演述。如今日茶寮之說書者然。故曰演義。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自撥琵琶說趙家者是也。起於宮廷。而徧及於民間。則其盛可知矣。據四庫提要雜史類注。謂永樂大典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然大典所收。今悉不傳。今所存者。以宜和遺事爲最古。自元明以後。此體愈盛。今所盛行之水滸傳三國演義。均元明時人所作也。

詩歌體係從記事詩變化而來。最古之長篇記事詩爲孔雀東南飛。再次爲木蘭詩。再次爲白居易之長恨歌琵琶行。此等詩實卽後世元曲彈詞傳奇之祖也。

記事詩與演義混合。一變而爲元曲。(曲中之唱卽從詩詞變化而來。曲中之說白卽從演義變化而來。)元曲盛行於當時。或名雜劇。或名院本。如今所傳元曲選一書。所收更夥。至明末清初始盛行傳奇。傳奇與元曲略別。如桃花扇長生殿。全本多至四十齣。元曲則無此長篇也。彈詞始於明代楊升庵。有二十一吏彈詞。(謝无量中國文學史。謂始於楊鐵崖之四游記。今以四游記余未見其書。不知爲若何體例。姑從闕疑。)後世盛傳者。有天雨花筆生花等。大抵以七字句爲主。雜以說白。文字比雜劇傳奇爲淺。婦女尤喜聞之。亦有盲女唱此以爲業者。故曰盲詞云。凡此種種。皆偏重聲韻。在乎能唱。可統名爲詩歌體的小說矣。

以上所述。實質野史與寓言並重。神話殊無

謂。形式以演義爲佳。以其適用於通俗教育故也。詩歌體中之雜劇與傳奇。則當劃入戲劇之範圍。可脫離小說而去矣。（大抵只唱而不扮演者猶介乎小說與戲劇之間。能扮演者。與其謂之小說不如謂之戲劇之脚本也。）

今人談小說。最重寫實。殊不知野史派重在

寫實。寓言派重在理想。不問事實。而寓言派能導人入於未來之世界。其改造社會之功。亦不在野世下。今人多輕忽之。何也。（如晉以後人之思想受桃花源記之影響者不少。惜桃花源記乃取獨善主義。棄世主義。故此種理想之新村。不能積極發展耳。）（完）

悼亡聯

靈芬

悼亡之聯。佳構殊鮮。以其須從至性中發出。始足動人也。嘗見二聯云。「苦我盡頭。祇餘薄命糟糠。尙歸天上。」囑卿來世。不遇封侯夫婿。莫到人間。「我生何樂。卿死奚悲。但是稚子無娘。存歿應多餘痛。」十載相依。一朝永訣。此後征人返棹。淒涼誰與言情。」均沉痛動人。

悼亡以夫輓妻爲多。妻輓夫則僅見一聯云。「撒手復何悲。數十年貧賤交加。縱我留君生亦苦。」捐軀原不惜。八千里翁姑待殯。因君累我死尤難。」洒脫無兒女氣。



請聽！

說的甚麼？

尊處有留聲機嗎？中外名伶的唱片都已置備嗎？不過京調，崑曲，小調……都是娛樂的玩具，沒有教育上的價值。家庭裏沒有，絕不要緊；學校裏沒有，也絕不要緊。費了百數十元買這種機片，必定要有錢的人才做得到。現在有一種機片，却不是這樣說的。他的內容，絕對的於教育上有益；他的價值，不過一二十元。非但機關團體都可買；就是中等家庭也可以買。究竟是甚麼機片呢？叫做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不能國語的人，離開家鄉，就感着不便。所以無論旅行，經商，做官，當教員，議員，……必要練習國語。有了這副國語留聲機片，可以「無師自通」；可以得着良好的國語「標準」。

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國語，實際上，職業上，發生許多困難。可以用這副留聲機片，自行練習。至於小孩子常常聽聽，於他將來的升學做事，都很有益。女子常常聽聽，也好曉得些社會情形；練習些社交的話語。就是集會，宴會……等，有了一副，共同研究，或是消遣，也很有興趣。所以無論甚麼機關團體，以及家庭，旅館……都該置備的。

趙元任博士創作
國語留聲機片
全八片共六十面

▼定價卅二元
▼特價二十元
▼十二年六月
月底截止
另印課本
隨片附送
單購課本定價
四角特價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此旅居印度肥美之英國小孩

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康

壯請觀其父親之謝函

印度歌而定先生之證書按歌君係英國籍居於印度鐵磨而齋雷地方其書云室人囑余致書與貴局因彼曾試用嬰孩自己藥片與余之小兒現下適十二個月彼曾患夜不睡大便



閉結出 牙痛苦 以及寒 熱交作 等症服 用自已 藥片可 保絕無 危害即 初生之

嬰孩亦可放心服用專治小兒 胃弱不化 便閉 腹痛 肚瀉 驚風 痰厥 出牙痛 苦等患且除蛔虫免傷風服後立即使小兒得 天然康樂之安眠能使小兒循序長成也如尊 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 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郵票大洋三元郵 力在內

室內工作者常見之疾病

即大便秘結是也其故因彼等終日不見運行且無空氣更換從此身體軟弱便閉病之症起矣最佳服用紅色清導丸潤腸胃能使大便通暢有序而且平肝能除疾病頭痛肝火上升膽汁不調之患且使面色紅潤皮膚清潔口氣芬芳矣直隸威縣孫河北塞萬蚨祥有限公司主

清導丸使我



人劉瀛先 生來書云 鄙人時患 大便塞結 一月前頭 部忽起癢 癢大小衆 鼻蔓延不 斷延醫服

藥未見功效及友人勸導試服紅色清導丸癢癢全消大便通暢且精神煥發矣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重印 正統道藏

道家之書蒼粹成藏始自六朝歷唐宋金元遞有增輯至明正統十年重輯全藏萬曆三十五年又輯續藏都五百二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冊清時度版於大光明殿日有損缺迨庚子之亂存版盡燬各省道觀藏本亦稀京師白雲觀獨存全藏幾成孤帙凡地誌傳記及醫藥占卜之書或出晉宋以前或為唐人所撰四庫既未甄收藏家亦鮮傳錄其中周秦諸子半據宋刊金元專集尤多秘笈宗教學術所係甚重茲由海內閩達發起重印經東海徐公慨任印貲特屬敝館承印發售以廣流傳預約之方謹具於左伏祈 公鑒

發起人

趙爾巽 張 謇 熊希齡 梁啟超 張元濟
 康有為 田文烈 錢能訓 黃炎培 傅增湘
 李盛鐸 董 康 江朝宗

發售預約 陽曆三月截止

書式

全書約十萬頁 分裝一千二百冊 照六開本式
 用上等粉連史紙石印 書根上加印書名冊數

出書期

全書分六次出齊 自十二年十月至十四年六月 每四月出書一次

預約價

一次全交 每部七百二十元
 三次分交 每次二百八十元
 另備書櫥四架 檜木製九十元 檜木製六十六元 用否聽便

書櫥價

內附錄起預約簡章及預約定單承索請附郵票三分

樣本

商務印書館謹啓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 五 投寄之稿，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甲) 現金。
 - (乙) 書券。
 - (丙) 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稿所內，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03)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州 張家口 新嘉坡

郵費表	定價表	
	普通	特刊
每冊	每冊	每冊
全年	全年	全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一月	一月	一月
國內(含古新報費外)	國內	國內
本埠	本埠	本埠
外埠	外埠	外埠
郵費	郵費	郵費
八分	一角	一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六角	四角	四角
一元六角	五角	五角
三元二角	八角	八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三角半每打洋三元半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助美 觀汝



牙齒潔白不但美觀且益衛生否則牙污纏同飲食下咽以致消化不良血液變壞不但牙患牙蛀已也

兜安氏固牙香膏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